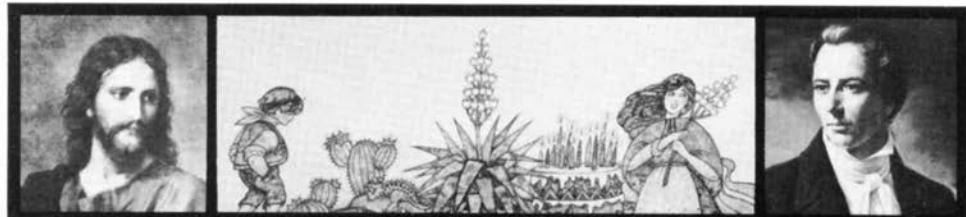


聖徒之聲

第23卷 第十二期
1981年 十二月份





總會會長團

甘賓塞 譚以東 羅慕義里林

興格萊戈登

十二使徒議會

彭孫泰福 彼得生馬可 黎嘉蘭

洪德蒙惠 孟羅多馬 潘培道

艾希頓馬文 麥康基布司 貝利多馬

海大衛 傅士德雅各 麥士維尼爾

顧問委員會

培勒羅素 鄧樂倫 賓納嘉立斯

譚迪查爾斯 李喬治百啟 布實安慈歐

國際雜誌編輯委員會

編輯：培勒羅素

總編輯：希勒賴理

助理編輯：米基大衛

兒童版：辛達沙賓妮

設計：紀齡羅素

製作：派斯羅文

聖徒之聲編輯委員會

編譯部主任：劉春華

編輯兼設計：黃東生

香港發行中心出版

香港九龍彌敦道六九一號三樓

目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份

INTERNATIONAL MAGAZINES DECEMBER 1981

故事與特輯

| | | |
|--------------|--------|----|
| 拿撒勒人耶穌 | 甘賓塞會長 | 1 |
| 對主表示尊敬 | 林德堡彩城 | 7 |
| 祈禱——再接再勵 | 彼得生白爾克 | 8 |
| 兄長的愛 | 高梨賓 | 12 |
| 午夜的警告 | 韓遜伊莎貝拉 | 16 |
| 問與答 | | 17 |
| 服務的召喚，歡欣的時間 | 祖妣約安 | 21 |
| 婦女會令我不斷歌唱 | 海碧帕麗莎 | 26 |
| 亞倫 律魯城陀 | | 28 |
| 聖誕禮物 | 狄雅頓里尼 | 34 |
| 年青英國海員歷險記、下集 | 夏威廉 | 37 |
| 兒童欄 | | |
| 先知的聖誕回憶 | 斯密約瑟 | 42 |
| 薄菜聖誕餐 | 施爾德 | 43 |
| 安東尼奧的蠟燭 | 鍾絲維珍尼亞 | 46 |
| 本地專欄 | | 48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訂閱價目

台灣地區：

零售每本新台幣一二元

全年十二期新台幣一二〇元

亞洲地區：

半郵一年新台幣二一〇元

海外地區：

空郵一年新台幣五九五元

半郵一年新台幣二四五元

港澳地區：

零售每本港幣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期港幣十五元

亞洲地區：

空郵一年港幣四十五元，美金九元

半郵一年港幣三十元，美金六元

海外地區：

空郵一年港幣八十五元，美金十七元

半郵一年港幣三十五元，美金七元

拿撒勒人耶穌

甘賓塞會長

在這季節裡，我們慶祝主耶穌基督的誕生。幾年前的一個聖誕前夕我和甘姊妹與洪德豪惠長老夫婦在聖地裏與數以萬計來自世界各地的教徒和好奇的人混雜在一起。我們彎身穿過狹小的聖誕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通道，緩緩走到教堂的地窖，一些教會宣稱那裡就是神聖的馬槽所在地，亦即救主出生的地方。

我們站立注視三合土地面那顆金屬星星，它似在慢慢消失，而我們彷彿看見山洞裏的簡陋馬槽，一位可愛的女士在旁邊，她有一張漂亮的臉龐和一個甜美的靈，她在俯視一個幼小嬰孩，祂像別的希伯來嬰孩一樣，用襁褓包裹著；祂很可能已洗過身，並用鹽擦過，安放在一塊正方形的布上，小頭枕在布的一角，雙足在對角，布的兩旁摺起，覆蓋著祂的兩側，再向上摺，蓋著祂的雙腳，襁褓捆著這寶貴的小包裹；祂的雙手通常緊繫在兩側，但偶爾也會解開祂，為祂擦上橄欖油，和撲上桃金娘葉香粉*。如果仍然用襁褓捆著祂，往埃及的旅途中，攜帶祂便輕易得多，祂母親甚至可以揹著祂走。註：(*一種常綠灌木名)

我們多麼感激耶穌降生，但我們是否看重祂的出生，超過祂所經歷的其他階段呢？出生是我們一生中的主要事件嗎？我們可能會問，我們的出生是為了什麼，我們誕生有什麼目的。

億萬人曾經出世。

該隱也曾出生，但他的生命卻要在隱匿中渡過，他的一生有什麼價值呢？

尼祿（羅馬暴君）也曾出生，但他枉生此世。

希特拉也曾出生，但他一生有什麼貢獻呢？數百萬人在達州（一個納粹集中營）和其他酷刑室內遭受飢餓和死亡。

是的，人會死去——所有人都會死去。千百萬人寂寂無名地死去。問題是，他們死時，是否已達成俗世生命的目的？不消說，人會死去，或何時死去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人不要在罪中死去，許多生於洪水以前的居民，在罪中蒙羞死去。

基督死去了。啊！這才是重要的一死。祂為我們贖罪，為我們打開復活之門，向我們指出達到完美生命之道，向我們展示超昇之途。祂的死亡

是充滿意義的，是自願的。他生於微賤之地，但祂的生命完全、祂的榜樣震撼人心，祂的死亡為我們打開門戶，向每個人獻出美好的禮物和祝福。

如果祇是為了完成首要的條件——復活和不死，祂也許可以少活許多年，但似乎祂要有較長的壽命——甚至滿佈危險的一生，以便能穩固地奠立達成完全之路。

三十多年裡，祂過著充滿危機的生活。從希律王駭人地殘害伯利恆的嬰孩起，及至彼拉多無情地把祂交給嗜血的暴民，耶穌都常身處險境。祂冒著風險，在人們懸紅緝拿祂的情況下過活，最後的賞金是三十塊銀子，似乎不單只有與祂敵對的人擾亂祂的生活，連朋友也離棄祂，而撒但和他的同黨，則不停地追趕祂。然而，即使在祂英年早逝後，祂似乎仍不能離開塵世，直至祂結束進一步訓練領袖為止。四十日來，祂仍保留在世上，準備使徒成為領袖，人民成為聖徒。

綜觀祂的一生，我們可以看見預言一一應驗。正如預言過的一樣，祂「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以賽亞書53:3）祂怎能有效地領導祂的人民？祂怎能指示我們如何遵行祂的誠命——除非祂親身經歷過痛苦和喜樂。倘若沒有人能證明人能達至完全，我們又怎會知道個人完全是否可能，又怎會決心去追求完全呢？故此，日以繼夜在考驗中過活。

但祂的日常生活証實了祂的權力、能力和力量。從誕生之日，祂的命

運已是那末坎坷。祂是一位不速之客，在馬槽中出世，那裡連一個普通以色列家庭應有的設備也沒有，客店裡沒有容納祂的地方。

年紀尚幼的祂，已必須被帶到埃及遠方，以保存寶貴的生命，棲惶驚惶的危險歷程，對初生的嬰兒來說，是很艱苦的，那時，也許祂還是個由母親哺育的嬰孩；路途上，祂會遭受苦難、大風沙、疲乏、新的食物、新的風俗和一個奇異的新環境。返往拿撒勒的旅程更漫長和更艱巨，這次旅程亦是為了逃避另一個無情的統治者。

祂的試探接二連三，也許祂的兄弟路西弗，聽到祂在十二歲時已這樣說：「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麼？」（路加福音2:49）。撒但要引祂犯錯的時候到了，他們在前生相遇時，兩者的地位相仿，但如今耶穌是個年青人，而撒但已是個老手，他希望利用陰謀和質難，來毀滅成長中的救主。

但他的一切誘騙都受到堅決拒絕：「撒但退去罷。因為經上記着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馬太福音4:10）

祂的一生必定是很孤單寂寞的了！祂再不能有私人生活，幾乎每一次行奇蹟後，祂都要求治癒的人：「去吧，切不可把這事告訴人。」但接受過祂的權力和恩典的人，到處去把這事宣揚，「叫耶穌以後不得再明進城，只好在外邊曠野地方。」（馬可福音1:45）

他們質難祂每一句說話，祂要為每一項原則申辯，「為何你不禁食？」「為什麼你的門徒沒有先洗手就進食？」「你為什麼破壞安息日的誠命，在那天治病？」那些領袖要把祂殺死，因為他在安息日治病！

敵人常要誘捕祂，已經夠糟了，但就連祂的朋友，也竟然「出來要拉住祂，因為他們說祂癲狂了。」（馬可福音3:21）

祂可以向誰求取同情呢？是不是為了這個緣故，祂常常走到山上，尋求獨處的時刻和父的安慰呢？孤伶伶的一個人，沒有人可以傾訴，無處容身，正如祂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路加福音9:58）故此祂登上山丘，但人羣跟著祂；祂乘船渡海，但羣衆已在等候祂；祂在船上躺下來歇息，卻被批評和無禮地吵醒：「我們喪命，你不顧麼？」（馬可福音4:38）

甚至當祂步向死亡時，仍要對揀選的十二使徒說：「我揀選了你們十二個門徒，但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鬼。」（約翰福音13:21。）自此以後，祂天天與叛徒同行。

多麼孤單！何等不安！明知死之將至，還要躲避和等待！「祂不願在猶太遊行，因為猶太人想要殺祂。」（參看約翰福音7:1）

祂希望隱姓埋名，但卻卻隱藏不住。」（馬可福音7:24）

祂最大的失望之一就是還鄉之際。沒有人為祂而慶祝，只有好奇和唾



棄，他們說：「這不是那木匠麼？不是馬利亞的兒子麼？」（馬可福音6:3）祂是個在他們鄉中長大的普通孩子。

他們懸紅捉拿祂，祂時刻面對暴力，人民被囑咐，要揭露祂的行踪，以便置於死地，死亡的陰影時刻籠罩著祂。

對能隨口叫無花果樹枯乾的祂來說，要控制自己，不詛咒敵人，必定是很困難的事，反之，祂為他們禱告。報復與還擊乃人之常情，但能承受侮辱，像主一樣，就是神聖的表現，祂不斷遭受考驗，當祂容許明知的叛徒親嘴時，祂沒有反抗；當祂被邪惡的暴民拘捕時，祂不准許忠心的使徒彼得保護祂，雖然這配稱的人，甘願為祂作戰至死。

有十二營天使聽候祂的命令，但祂交出了自己，要身旁的勇敢使徒放

下武器。祂接納這粗暴的對待和侮辱，並沒有反抗，祂不是說過：「愛你們的仇敵」嗎？（馬太福音5:44）

當他們吐唾沫在祂臉上時，祂以寧靜、自制和神聖尊嚴站立著，祂保持鎮靜；他們把祂推來推去，祂半句憤怒之言也沒有出口；他們掌摑祂的臉，又鞭打祂的身體，但祂堅決地、絲毫沒有恐懼地站立。

當祂轉過臉來讓他們打時，祂切實地依從了自己的教訓，祂沒有畏縮，沒有否認，也沒有反駁；他們收買假證人誣告祂，祂卻沒有加以譴責；他們歪曲祂的說話，誤解他的意思，但祂卻毫不動容，祂不是曾教導我們，要「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嗎？（馬太福音5:44）

這位天涯孤客，是大地和其上之物的創造者；用來買祂的銀子，亦是祂創造的；祂可以命令天上和地上的人替祂辯護——然而，祂默默忍受了苦難。

人民叫喊著：「釋放巴拉巴給我們。」（路加福音23:18），祂也沒有作聲；甚至當他們叫喊：「釘祂十字架，釘祂十字架」時（路加福音23:21）——祂也沒有發怒，怨恨或譴責他們，祂保持平靜，這是神聖的尊嚴、權力和節制。以巴拉巴交換基督！巴拉巴獲得釋放，基督被釘；最壞與最好；正直與不義；聖者被釘，敗壞的惡人獲得自由。然而，祂並沒有報服、以邪惡的名字來稱呼或定他們的罪。

可是，考驗接踵而來。雖然被判無罪，祂卻遭人鞭笞，不配稱的人打祂——神的兒子，那純潔的聖者。只要祂一開口，祂的敵人便都要應聲倒地，全都要滅亡，像塵土一般；但他默然忍受了一切。

然後，他們拿荊棘為祂編織冠冕，多麼慘痛啊！祂竟能處之泰然，這麼大的力量！多麼大的抑制！簡直令人無法想像。

看來他們正想得到荊棘刺流下來的血，他們不是說過：「祂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嗎？現在，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們了，他們渴求滿足嗜血的慾望，釘十字架可以滿足他們，但他們先要飽嘗虐待的獸慾，他們先要以非人的殘酷行徑，把他們滿佈病菌的唾沫吐在祂神聖的臉上。

他們著令祂背負沉重的十字架，要那遍體鱗傷的身體搬運自己的刑具。他們空著手，眼看這無助的受害者汗流浹背，拚命地拉。祂真的這樣無助嗎？不是有十二營天使在候命嗎？他們的刀還未收入刀鞘罷，他們心裡不是覺得痛苦，但仍需抑壓著，不敢加以援手嗎？

祂獨自承受一切。鐵釘穿過祂的雙手和雙腳，穿過柔軟的、震顫著的血肉之軀；痛楚加劇，兵丁把十架豎起，插在地上；祂的肉體被撕裂一般，多麼劇烈的痛苦！接著，兵丁又在祂手腕加上鐵釘，確保祂的身體不會掉下而活轉過來。

十架周圍的暴民不懷好意的舉目

瞥視，說出褻瀆的言語來嘲笑祂：「祂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馬可福音15：31）

這是多大的試探啊！主本是可以大步踏下來，免去身上的瘀傷的！這是多大的挑戰啊！在痛苦中，祂的血如汗珠般滲出來，不過祂已經決定了，要面對使命——前進，衝過侮辱，面對死亡，為釘死祂的人類和他們的後代帶來生命，只要他們願意聽從祂。

祂的世俗生命快要完結之際——祂克制自己，克服「向他們展示力量」的試探。曾在曠野、山上和殿頂試探耶穌的路西弗，已成功地煽動他的徒衆，他們利用同樣的戰略，不約而同地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罷。」（路加福音23：37），十字架上的強盜辱罵祂，說：「你不是基督麼？可以救自己和我們罷。」（路加福音23：39）圍觀的都是逼害祂的人，只是沒有那麼暴戾而已。穿着錦繡長袍的高傲祭司，人民的領袖——下賤、卑微和墮落的人——竟口出狂言，囂張地辱罵、嘲弄和譏笑祂。

祂彌留之際，雖在人羣當中，卻是孤獨的，孤單的祂，有熱心的天使等着安慰祂；孤單的祂，有祂的父寄予最大的同情，但祂知道祂的兒子必須單獨走完這充滿血腥的曲路；孤單、虛脫、炙熱、垂死的祂呼叫說：「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馬太福音27：46）祂曾獨自在園中禱告，祈求有足夠力量喝那苦杯。

祂說過：「要愛你們的仇敵。」



（馬太福音5:44），現在祂叫我們看見，一個人可以多麼愛他的仇敵，祂為釘祂的人在十字架上死亡，祂臨終之際所受的痛苦，堪稱空前絕後，然而祂高呼：「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加福音23：34）這最後的遺言——不是高超的行動嗎？寬恕那些處死祂的人——那些嚷著要祂的血的人——是何等神聖！祂說過：「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馬太福音5:44）現在祂正為他們禱告，祂的一生，與祂所教導的完全相符，「所以你們要完全」，是祂給我們的命令，耶穌委實已藉祂的一生、死亡和復活，向我們顯明了達至完全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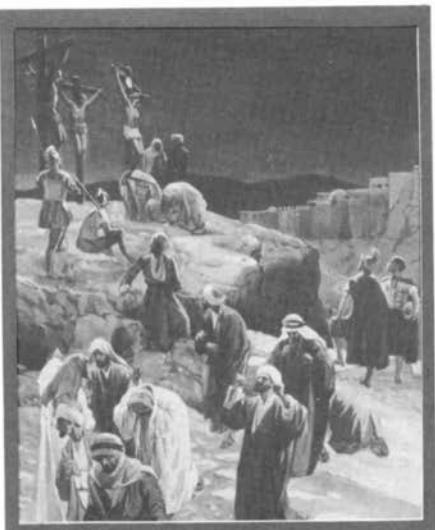
如此，既然復活、死亡和生命對達成完全都是那麼重要，出生自然也不例外。說到這裡，我又回想起伯利恆，今日的伯利恆。我們一行數人隨

著人潮前進，被人羣擠來擠去，幾乎要在人海中溺斃，實在很難把精神集中想想我們此行到聖城的神聖目的，山上亦沒有什麼可以牽起我們虔敬之心，或滿足獨自沉思的願望。

我們乘計程車到小丘上，那裏可以俯瞰牧羊的田野，山谷中有波阿斯和路得的田園。眼前高低不平的野地，就是牧羊人曾放羊的地方，山坡上有個山洞，洞口向著小山谷；相傳，在那重要的晚上，牧羊人就是在那裡看守和睡覺的，這個山洞可助他們抵禦深宵的寒冷，亦叫他們能看守着羊羣。在這裏，望着山谷，全伯利恆唯一可以讓我們私下清靜一下的，就是這裡，我們站在黑暗中，仰望繁星點點的夜空，就像昔日的牧羊人一樣。

那個晚上，天使不是高聲歌唱嗎？我們亦彷彿聽到那柔弱的樂聲，低聲地、和諧地直透我們的心房，我們好像聽見天使齊聲合唱那難忘的調子，歷代的讚頌之音：「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路加福音2:14）

這天上的樂章與我們的心融會，我們四人唱起歌來。唱完「猶大地方遙遠原野深，快樂歌聲傳到牧羊人」（聖詩選集第167首）後，在星光下我們抓緊外套，緊靠在一起——身體接近，心靈相通，靈性相近，感情親密，我們互想溝通。漆黑一片，唯有天上閃爍的星燈；四周寂靜無聲，唯有我們低柔的耳語。我們的父就像近在咫尺，祂的兒子亦像與我們接近。



我們齊聲禱告，四顆心洋溢著愛和感激，與那天晚上全人類的禱告混為一體。

我們在祈禱中表達愛和感激，像打開堤壩，讓積存已久的泉水一湧而出一樣。我們的聲音極度低柔，充滿虔敬，為天上的力量所軟化，我們誠意地做感恩的禱告：「父啊，我們感激能肯定地知道祢是活著的；又知道那個在這裡出生的嬰孩確是祢的兒子；感激教會的計劃是那末真實、可行和導人超昇。我們告訴祂我們認識祂、愛祂，願意跟從祂。再度承諾為祂的道獻上我們的生命和一切。」

轉瞬間又過了數個年頭，但每到這美麗的季節，我們又重新承諾會獻身於祂的事工，並邀請世人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在禱告中對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我們的主和救主的一生和教訓，表達歡欣、愛和感激。 □



對主表示尊敬

林德堡彩儀

就在聖誕節前，我們邀請了一位特別嘉賓，參加我們的家庭晚會，我們在客廳裏坐，我把邀請她來的原因告訴她：「瑪莉，我們整個家庭觀察你的行為，發覺你是一個愛救主的人，由於我們不能邀請祂親自到來，為祂慶祝生日，我們決定邀請一個力求效法祂的人，瑪莉，我們選中你。」

瑪莉是一個可愛的單身女子，雖然她自己都有困難，但她卻暗地裏為人服務。當每個孩子輪流說出在她身上察覺到的基督般的行為時，她熱淚盈眶。

但當輪到八歲大的兒子時，他是那末心潮澎湃，以致他說不出話來，本年

初，他的閱讀科需要補習，瑪莉花了整個暑假，改善他的閱讀技巧——她拒絕任何酬勞，幾過月後，他在校的成績已漸有成就。

房內每一個人都感受到我兒想表達的深切感受，這個時刻是那麼神聖，就好像耶穌已來到了我們中間一樣。

我們在那個聖誕節中經歷到的靈性感受，令我們決定從此以後，每年聖誕，都邀請一個像基督的人或家庭到我們家中，藉此對救主表示尊敬，與此同時，我們亦獲得靈感，要更努力，務求每天的生活都像祂。 □



祈禱——再接再厲

總主教團第一副主教 彼得生白爾克主教

生 命中最大的目的和挑戰，就是要學習認識救主，藉著遵守祂的誠命，我們像祂一樣生活，從而學習認識祂；我們為祂作見證，對祂的認識就會加深。但除非我們遵守祂的誠命，並為祂作見證，我們就不能完全達成生命的目的，世上有許多善良的人，他們雖有很好的作為，可惜未能對救主和祂的使命作見証。

我們追求正義的生活，難免會經歷考驗、失望、沮喪和挫折。永無休止的困難已是司空見慣，人人都會遇上困難，無人可以避免。

當我在亞里桑那州當主教和支聯會會長時，我真的以為總會當局人員是一羣幸運兒，因為他們除了管理教會外，就別無掛慮。後來，我成了總會當局人員，才發覺所有弟兄們都在與困難搏鬥——在私生活裡，在家中，與及常跟疾病搏鬥，他們得全力以赴，我真的不願

意交換他們的考驗。

我們都知道甘賓塞會長的健康問題，我記得幾年前，當我獲召喚入總主教團時，我們應邀到聖殿一個房間內，新召喚的總會人員都是在那裏按立的，但在按立之前，弟兄們先要祝福甘賓塞會長，因他在一兩日間就要接受開心手術，那時他還是十二使徒定額組會長。

眼看他坐在椅子上，使徒的手按在他頭上，我心裡想：「為什麼？為什麼一個經歷了這麼多苦難的人，仍要進行開心手術呢？」我知道如果主要醫好他，祂可以立時叫他痊愈，我真不明白為什麼祂不這樣做。但現在我明白了，我相信你們也明白，主是在準備一個人——一位使徒——成為祂的先知，祂要一個會聽從祂、能夠接受聖靈的指示和對祂坦誠的先知和會長。

這就是我們不斷受到考驗的原因，我們需要藉這些經驗與主更加接近，學

習凡事倚靠祂，這就是祂對我們的期望，祂最希望我們能認識祂。

也許你覺得祈禱很困難，因為你不能確定主是否在聆聽；也許你甚至不肯定祂是否存在；又或者你覺得內咎和不配稱，無論什麼原因，你與神的溝通是有點不對勁。

你曾否獨自跪下，對主求問一些對你極為重要的事，而起來後，發覺你的祈禱並不如你所希望般得到答覆呢？我曾經試過。你有嘗試過為一件特別事連續多天祈禱，發覺事情仍未如理想嗎？我嘗試過。在過去，我曾多次祈禱完畢後站立起來，在失望中感到困惑：「嘗試又有什麼用呢？祂都充耳不聞。」或說：「也許我不配稱。」或是「可能我不明白訊號罷。」

幾年前，在一次如此令人沮喪的祈禱後，我想到有關先父的一些經驗，我記得當他尚在世上時，無論什麼事情，我都告訴他，他也總會傾聽，他不是一個完全的人，但他會傾聽。我希望你能瞭解，我知道每當天父的一個孩子跪下來對祂說話時，祂總會傾聽，我知道天父聆聽祂兒女的每一個禱告，我對這事的知識，就如屬世的知識一樣切實，我知道我們的禱告上達天庭，無論我們犯了什麼錯，祂仍聽取我們的禱告。

我相信祂會答覆我們，我不相信當祂的兒女對祂說話時祂會漠視他們。我們與祂的溝通出現問題，乃是由於不懂得聽取祂的回答，或者我們根本沒有準備好去聽從祂，我相信當我們準備好接受祂的答覆時，我們就會獲得答覆。

我們在生命中，往往建起一道石牆

，把自己與天國分隔，這道牆是由我們未悔改的罪築成的。比方說，石牆的石塊可能大小和形狀有異，當中會有由於我們對別人不仁慈而形成的石塊，批評領袖或教師又會構成另一塊石頭，缺乏寬恕會造成一塊石頭，粗劣的思想和行為會構成體積較大的石頭，不誠實、自私等也構成一塊……如此類推。

雖然我們在自己面前建了一面牆，但當我們呼求主時，祂仍會賜予信息，這些信息本該是可以直透人的心房的，但它們卻被石牆擋著，彈開了，祂的信息沒有穿過石牆，我們便說，「祂沒有聽我說話。」或說：「祂沒有答覆我。」這面牆是生命的一大挑戰，必須消滅它，換言之，就是要潔淨自己，使這內在的器皿純潔，使我們能與聖靈和諧。

讓我提出一些例證。我相信大家都試過被人觸怒，我們不能忘卻，我們不想與那人一起，這就是不能饒恕別人的表現，主曾用嚴厲的話，責備那些不彼此寬恕的人，幾年前，我也會試過不饒恕別人，我感覺到被人利用，便不喜歡那人，不想與他一起，如果在路上看見他迎面走來，我立即走到對面的行人路上去，我不會跟他說話；事情已過了很久，我早該忘掉這種感覺，但這種感覺仍在毒害我的靈魂，我決定祈求對這人獲得好感；那天晚上，我跪下來，對主傾訴，但當我站起來時，我仍舊是不喜歡那個人，次日清晨，我又跪下，祈求能對這人有好感，但我祈禱完畢後，我仍是不喜歡他；一天，兩天，一星期，一個月過去，我仍是不喜歡他——我保持早晚禱告，最後我開始哀求，不單是祈求，乃是哀求

；多次祈禱後，我已毫無疑問、毫無保留地知道，如果有此需要的話，我可以站立在主面前，祂亦會知道最少在這個時刻，我的心是純潔的，經過了一段時間，我已有了改變，不肯饒恕別人的石塊已經除去。

我們的生活方式斷定了我們是否配稱接受靈的提示，與及獲得禱告的答覆。我再次強調，天父是會答覆我們的禱告的，只是我們往往都沒有準備好去聽從祂。有些人會立即獲得答覆，但有些答覆卻需時較久，通常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變得灰心了。

幾年前，我被派往德國，起程之前，我已患上了感冒，我不知道我是否應該前去，但考慮到一切已經計劃好，加上很多人要倚靠我工作，我覺得我還是應該前去，從紐約飛到德國法蘭克福，我已是疲倦不堪，有點不舒服；我既單獨一人，又不諳德文，便在機場登記入住酒店，返回房間之前，我到藥房買了一樽噴霧藥劑，要消滅喉嚨的細菌，那罐噴劑有一條手指般長短的膠管，是用來插進喉嚨裏的，只要按下罐頂的按鈕，噴劑就會沿膠管射進喉嚨。

我返回房間，打算休息一會兒；但當我噴射喉嚨時，那膠管鬆脫了，沿著喉嚨，滑進我的胸膛，我不能感覺到它的位置，但我知道有一條7.5公分長的膠管在我體內，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咳嗽，盡了一切辦法，希望把它弄走，我開始擔心——不是擔心自己會死，因為我知道我還未至於要死亡，但我擔心在未來三個星期內我要去的多個國家的人

我知道每當天父的一個孩子跪下來對祂說話時，祂總會傾聽。

禱告有時會很快得到答覆，但有時你要經過一段悠長的時間，才會得到你所祈求的。

民正在等着我，假如我不能立刻把膠管取出，我便要入醫院做手術，把它取出。我急需幫助。我跪在床邊，告訴主我投靠無門，我不懂德文，也不認識任何醫生，在那裡我一個熟人也沒有，而且還有很多人在等著我。我請求主把膠管移走；我禱告完畢後站起來，還不到兩秒鐘，膠管就從喉嚨裏滑了出來。你看有些禱告的答覆是立即來到的。

但有時，你會懷疑他究竟會不會答覆我們的禱告。我們的第四個女兒在二十二年前出世，我太太產下這個女兒之後，醫生告訴她不應再有孩子了。我們討論這件事時，她對我說：「我覺得還有一個孩子是屬於我們的。」於是我們決定要多生一個孩子。

然而，一年、兩年轉眼過去，孩子並沒有出世，我們為此事禱告了八年，我太太終於說：「竟想不到吧！我們快要有個孩子了。」你瞧，禱告有時會很快得到答覆，但有時你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才會得到你所祈求的。

我們一面學習聆聽靈的提示，並一面準備自己接受這些提示之際，亦需同時學習服從靈的指引，生命中一大挑戰，就是要活得配稱，去接受靈的信息，和有勇氣服從這些信息。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不論是順境或逆境，我都懇求你們做以下的事：

今晚，如果你有可能一人獨處，到一處沒有人騷擾的地方，就算你不可能單獨一人，也照我的說話做罷！

思考你是向誰禱告；因為我們往往一跪下來，便忽忽開始禱告，以致我們腦海裡沒有想着我們是在向誰禱告。很

多時，我會嘗試在腦海中想著救主的畫像，目前，我不能清楚地確定天父的樣貌，但這想像使我在跪下時有沉思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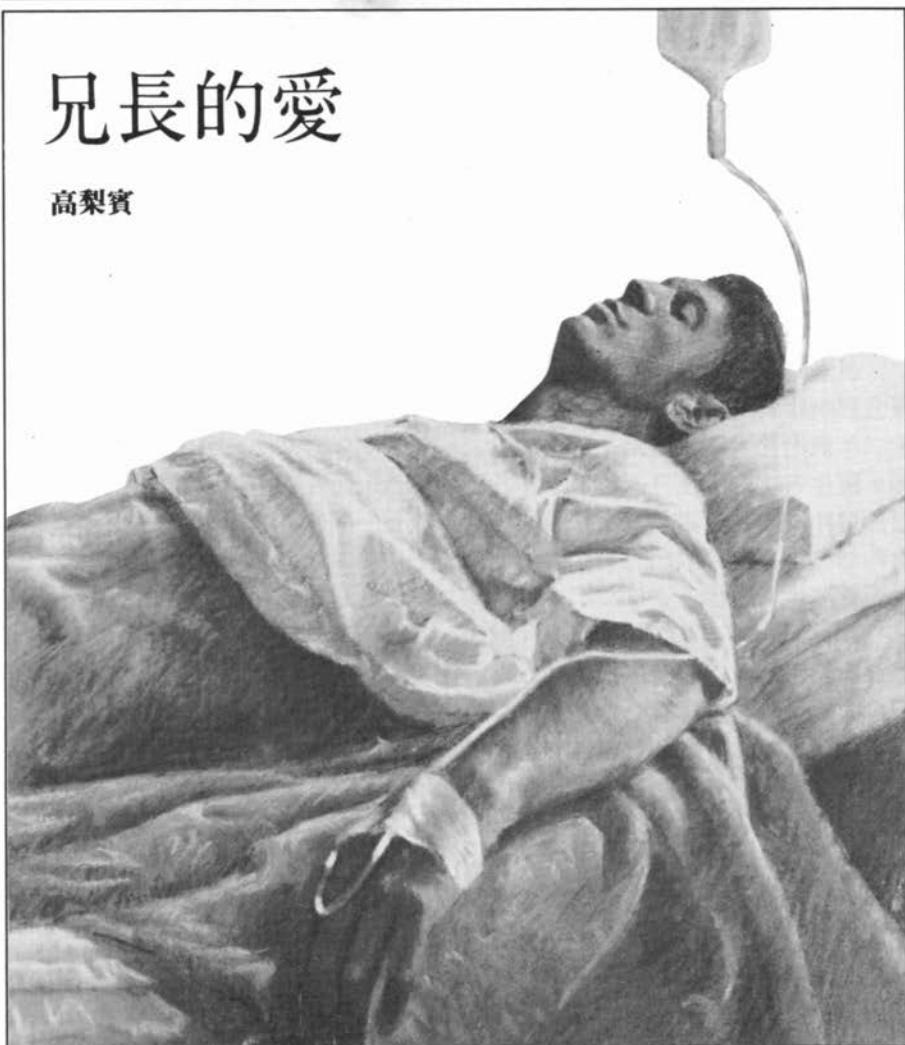
接著，當你想著你向誰禱告時，一邊出聲對祂說話——或者，如果你想的話，低聲與祂說話罷。稱呼祂做你的父親，然後說出你想與祂講話，衷心地講出你所想講的話；感謝祂為你做事；信賴祂，讓祂知道你的心事；向祂求取些幫助。享受祂的靈；告訴祂你愛祂。我不知道你們當中有多少人曾經作出聲的禱告，而在那禱告中告訴主你愛祂，這確是一個偉大的經驗。

你對祂講話完畢後，聆聽祂；你必須細心地傾聽，不然你就會錯過了祂的答覆；人們有時會禱告一分鐘、兩分鐘、五分鐘或是十五分鐘，可是卻一秒鐘也不傾聽。如果你繼續跪在椅前或床前（禱告完畢後）一分鐘、兩分鐘、五分鐘或十五分鐘，直至你獲得答覆而感受那美好的、溫暖的感覺為止的話，一些特別的事就會發生，那時你會知道主已聽取你的禱告，你知道祂就在那兒，你知道你始終找到了辦法，可以讓祂的信息傳達到你那裡去了；一個偉大的經驗會臨到那些感受到靈的人身上。

我見證主正身處在祂的諸天裡，我知道祂傾聽我們，答覆我們，我亦知道，我們需準備好聆聽祂。沒有禱告，我們永不會真正認識我們的天父及祂的兒子，那位救主；沒有禱告，我們不能重返祂身旁。 □

兄長的愛

高梨賓



我

一生中最大的快樂，是我的家人能在靈性上團結，為我向主尋求幫助，並支持我渡過劇烈的爭鬭。從經驗中，我學習到為甚麼主把我們放在叫做家庭的神聖團體裏。

當我十一歲時，我患上了腎病，在以後的數年間，我的健康日差，直至情況危殆。雖然有最好的醫療照顧，病菌終於破壞了我的兩個腎臟。

一九六八年一月，我進入了華盛頓

大學保健中心，他們致電通知我的雙親，告訴他們我的情況是那麼惡劣，我可能不會渡過晚上了。

我父親與一位親密的友人都為我祝福；然後，母親從她的錢包中取出一份我的教長祝福詞，讀出其中數段，她作出見証，然後將祝福詞交給我，她並靜靜的對我說：「你要完成一個偉大的使命，主也想幫助；不過，賓，你必需要做好你的本份呢！」她彎身親我一下，向我道晚安。

父親作了他的見証，與我握手，在我胸膛上輕輕的搥了一下。他說：「晚安，我們明早再見吧！」

之後，只剩下我一人留在寂靜的病房裏，陪伴我的只有我的思潮、回憶和一個祝福。

我想到母親的訓誡，便開始求告我在天上的父，這是一件我從未真正做過的事。禱告時，我最初嚥到一種由於生命未能發揮他的天賦的苦楚。但當我繼續祈禱時，這種痛苦消除了，並感到如釋重負。我再次平靜下來，感到溫暖、安慰，並深知我的祈禱已得到答覆，我心裏知道一切都會順利。

大約兩個星期後，我恢復體力出院。再過七個月後，我接受首次人工腎臟機的治療。雖花了這段長時間也是值得的，因為我已決定尋出耶穌基督的福音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我第一個計劃是要閱讀摩門經。我連續多小時的研讀那本偉大的經文，獲得了其真實性的見證和對該書本身的愛

。現在，生命有了新的意義，彷彿亮了燈，使我能看見和明白我以前所未能明白的。我得到振奮、啟迪、指示和靈化。現在我回想起來，這段時期也許是我俗世生活中最重要的階段。

在發展人工腎臟治療法的早期，設備相當缺乏，費用也昂貴，因此只有很少幸運兒能夠接受治療；腎臟中心的工作人員要負責決定誰是否能接受治療。當我向腎臟中心申請時，看來我資格不足，因我是單身、沒有要依賴我過活的人、沒有真正的收入，亦沒有任何資源。但我卻有些鼓勵我的東西——就是一個超級的家庭。醫生們也知道。他們也想到由於我有一個親密和支持我的家庭，並且四周時常都會有人幫助照顧我，於是我就有資格使用那新的試驗性人工腎臟機，那機器是能夠在家內使用的；而將來，我更可能得到一個腎臟的移植。

當我使用非人工腎臟機器的三年間，我學習到許多事。眼看主的手帶領我的生命時，我對主的信心更加堅強。我與家人仍然是那麼親密，雖然是要使用腎臟機器，我比以前更熱愛生命。我從沒有試過那麼自由和快樂，但是，我渴望能擺脫我這機械的伴侶。

正如我許多其他的目標，這個目標變成了一項家庭的工作，我們時常在家人家庭晚會和家人面談中討論一些取代腎臟機的其他選擇，和腎臟移植需要。

我記起當我的家人經過一段長時期的分別，而又再聚首一堂的一個值得紀念的星期。多年來，傳道、婚姻，和上

大學把我們分散到世界各地。終於在一九七〇年的聖誕，像磁石一般，我們又一次的聚在家裏。

在那星期，家中各人用了很多時間討論我的健康。研究了所有腎臟移植的可能性，而每位家庭成員都願意捐出他們的一個腎臟給我。

一個下午，當我與我的兄弟玩籃球時，我退下一會兒，看他們每一位都是出色的運動員。基曾是奧林匹克游泳隊的選手；他現在已經結婚，並有孩子。百利曾是州內其中一位最好的足球健將，而現在則是一名滑雪能手。基達則是州內其中一位最好的籃球健兒。

我眼眶充滿了淚水，我想：「你們的盛意心領了。我非常感謝你們衷心的決定，但我真的不能夠接受的。」

聖誕過後，百利回到楊百翰大學，而基與他的家人亦回到他們在加州的家園。我自己則熱心地忙於傳道工作，一切都回復正常。

一天晚上，在家庭祈禱時，一件奇妙和意外的事發生。我父親作出禱告，當禱告結束後，我們都知道所要發生的事，眼眶裏充滿了淚水，我們講出各人的感受。是的，每一個人都得到確証，我們是要做這移植手術。

回想起來，這決定可能是最大的神蹟。個人的感覺已經不起任何作用；我們知道靈已經指示我們。

那晚，我致長途電話給我住在猶他州普羅伏的兄長百利，與他談起移植的事，我向他解釋我們所得到的答覆，並

請他為這事祈禱，百利立即熱烈地答允。他說他曾多次為這事禱告，他只是在等我的電話而已。我告訴他我是可以等到六月才動手術，但是第二天他便告假回到家裏。

可是當百利抵步後，手術人員發現他對鵝鴨熱有免疫，（鵝鴨熱是一種由鵝鴨傳播的病菌，是一種絕少但嚴重的傳染病患，性質與肺炎相似。）那是當他在墨西哥傳道時得到的，他們擔心百利會對移植後所需要使用的藥物起反應。他們終於決定不能使用他的腎臟，這事令百利極為失望。

約兩星期後，我們再經歷一個那樣特別的家人家庭晚會。我們再感到需要進行腎臟移植。我再次搖電話給我的兄弟，這次是我的兄長基，我再次得到他肯定的答覆。

一星期內，基與他的妻子蓮莉和他們的一歲兒子基信從加州坐飛機回來。當天的下午，我回到醫院，而基亦在第二天入院。

我們的名字被我們家庭的友人放到六間聖殿的禱告名單上，由倫敦到洛杉磯。

手術的前一晚，在我病房內舉行家人家庭晚會，有一個時刻，我真想對我的家人說，要我的兄長冒這樣的危險或是犧牲來進行這項移植是不值得的。但是父親冷靜的望着我，把一隻手放在我肩膀上，輕輕地說：「我們覺得這是主所要我們做的，而你的兄長更以此為驕傲。實，記着，我們定能活着的看到你

帶着那大大的笑容，再次跑過公園的草地。」

手術在第二天上午六時開始。手術前，護士為我注射麻醉劑。當天晚上，當我睜開眼時，我看到父母都在我床邊，我再次回到我的病房，並且知道一切進行順利。

當晚，我記得短暫的見到其他的家人，但是沒有見到基。「基怎樣？我的兄長在那裏？」

一隻熟識的手放在我膊上，我聽到母親的聲音說：「賓，基很好。你的新腎臟亦很好。」聽到這話後，我才能入睡。「天父，多謝你，基，多謝你。各位家人，我多謝你們。」

在我移植後的數天裏，從父母及兄弟們的愁容，我感到事情一定不好。基的進展並不如理想。到了第三天，我想他定是死了，而家人則把這事隱瞞我。其實，他沒有死，但他確是病況嚴重，手術後，很難康復。

第三天的下午，父親及我的兄弟帶基來看我。他的面色就像一隻熟透的香蕉，他半帶笑容地說：「兄弟，怎麼哪？」那時，看到他的痛楚，想到他的犧牲，我便知道愛是甚麼，並知道擁有家庭的意義。

兩天後，醫學報告指出我的身體抗拒那新的腎臟。看來我們都失敗了，他們進行劇烈的醫藥援救，但沒有多大成功。最後指出，最有力的幫助都是禱告。我記得家人曾多晚的圍着我床邊跪下，逐一向天父禱告，深深銘刻在我心底

。我聽到兄弟們哭泣，祈求我能活下去。接着，靜靜的，沒有一人能夠說話，我們只是握手道晚安。那些確是美好的晚上，因為我們每人都感受到基督純真的愛。

我身體抗拒腎臟的事終於被克服，基亦很快的恢復體力和健康。今日，我的醫生說我是歷來接受腎臟移植的其中最健康的一個。我有一位漂亮的妻子，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基現在已經有三個孩子，過着正常的生活，而他周圍的人都不知道為甚麼數年前他會忽然的到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去。

我可以見証，今生所能得到的一個其中最大的快樂，是來自一家人在靈性上團結一起地尋求主的幫助和安慰。我為家人對我表現的愛而感到驚訝。當我想到我的家人，我就想起主，祂是我們福音家庭的真正元首。我想到祂的愛、祂的真誠，和為我們作的自願犧牲。我感到我對耶穌基督的贖罪得到了一個特別的見証和感恩，因為我知道一個兄長的愛和犧牲的意義。 □

午夜的警告

韓遜伊莎貝拉



這是八月中一個炎熱夏夜，我丈夫連利，以及六個小孩在車內睡着了。剛駛出懷俄明州的石泉，我接替丈夫駕駛，使他可以休息。他說半夜就可以抵達他父母的住所，所以最好是繼續行駛。我們是從米蘇里州聖路易駛向愛達荷州，而米蘇里州正是連利攻讀牙醫科的地方。

我轉離編號三十公路，向北三十號公路駛向熊湖（位於猶他州與愛達荷州交界）。不多久，有個改道路牌指示駛向右邊一條泥路。過了一段時間，以為很快會有另一個路牌指示駛回大路。可是路越駛越崎嶇。突然，在萬籟寂靜中

清楚傳出一聲：「停！」

我煞車，由於車開得很慢，所以幾乎能立即把車停下來。七個睡眼惺忪的頭伸上來問道：「這是什麼地方？發生什麼事？為什麼停在這裏？」

我只能說：「有個聲音叫我停車。一定有問題。」丈夫拿了手電筒走出車，發覺前輪正踏在一條河渠的邊緣。

這時我發抖不已，連利就負責駕駛，由大兒子引路。順原路駛回，看見一個細小路牌指向先前的大路，這路牌太細了，我們先前在黑夜覺察不到。我們一家八人低頭感謝神恩。 □

問與答

僅答所問 非宣講教義



我 認爲自己已盡一切所能悔改罪過，但我仍有罪惡感。我應當怎麼辦？

主答：皮爾生戴利，楊百翰大學大學生計劃指導員，兼猶他州普羅伏美景第四支會主教。

大 概只有你的主教才可以幫你決定你是否已做了一切悔改某罪過所需做的事；至於罪惡感的問題，就往往並非那麼簡單。罪惡感可以是一個徵象，使我們醒覺自己犯罪，需要採取主動悔改計劃。可是真心悔改後仍心存罪惡感，這也會造成很大的傷害，有些人受罪惡感的困擾遠超過合理的程度，甚至有可能他們所做的事是不足以引起罪惡感。

接受我指導並看來有第一個問題的人：即使悔改了罪過，仍禁不住有罪惡感的，通常有另一個問題：嚴重缺乏自尊。他們感到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因為本身無價值，例如，我認識的一位婦人，由於多月來感到極受家人冷落，極其孤寂，於是自殺。被救活後，她怪責自己招致這種冷落（「如果我是個好母親，我們的家庭會更親愛」）。自殺後，她又把過失歸咎到另一方面去（「我怎會犯這嚴重的罪？」）雖然丈夫、主教、支聯會會長團以行動和愛心支持她，力求使她相信主愛她，可是她不肯放棄罪惡感，原因是她不信自己值得寬恕。這樣，她每日就是為了罪惡感而生存，好讓自己能不斷懲罰自己這個「無用」的人。

另一種不良的罪惡感並無明顯的原因，起因通常由於無能力處理本身的生活而導致類似的自尊問題。我指導過這

樣的一個人，他四十五歲，是位成功的商界執行人員，卻真正喜愛在年青人當中工作。可是他自覺不能要求家人在生活上適應他這種新職業所難免的改變，由於討厭原來的工作，於是漸漸盡量逃避工作，而且還避開自己的家人。這種對工作和家庭的頹廢態度令他有罪惡感。

上述那位姊妹和兄弟的解決方法基本上一樣。他們開始定立計劃，並去實行。當看到自己有能力作決定，自尊，由然而生，而罪惡感亦減低，足能以長遠的眼光來看自己的罪惡。

已悔改，卻歷久不能擺脫罪惡感的，可試自問以下問題：

1. 我已做了悔改的一切步驟否？（認罪、憂傷、適當的懺悔、補償等）。
2. 我有懇求主的寬恕嗎？
3. 我有否信賴主的權力，信賴祂對我的愛，讓主承担我的重擔？
4. 我是否完全寬恕自己所犯的過錯？

在另一方面，沒有犯錯卻又自覺有罪惡感的人，可自問：

1. 我對事物有極端的看法嗎？如認為是十全十美或完全邪惡，不用綜合好與不好的眼光來看事物。我需要培養平衡的眼光嗎？
2. 我與家人有親密的關係嗎？我有喜歡與他們交往的好友嗎？
3. 我真正喜歡自己嗎？
4. 我感到主真正愛我嗎？
5. 為何我「需要」有罪惡感？

真誠回答上述問題可找出究竟那方

面需要透過誠實、思考、祈禱來下功夫。通常最好與一位可靠的朋友或教會領袖坦誠傾談。有時專業性的指導是非常寶貴的。

罪惡感是正常的；這是個危險信號，顯示已犯罪，需要悔改，可是，那種無緣無故產生，甚至經完全悔改仍持續不息的罪惡感，會帶來不良影響，破壞我們與仁愛天父的整個關係。 □



安 安息日對小孩似乎很沉悶。我們如何能促進安息日的快樂？
主答：狄奎偉尼夫婦，有三名子女，屬加州亞加狄亞支聯會，滿羅維亞支會。



救主清楚教導，安息日是一個辨别懶散慾望與靈性肉體真正需要的日子。小孩本性好動，成人計劃安息日時，必須明白這種生理的需要。我們所問的並非是：「小孩應當在安息日活躍嗎？」更合適的問題可以是：「小孩在安息日應當如何活躍？」

我們希望小孩學習到，我們在星期日可以做跟平日不同的事。他們隨時可以看見爸爸在星期日不返工，不剪草，媽媽不去商店、不大掃除或烘曲奇餅——我們做較寧靜和不同的事情。對於孩子，這一日又可以如何不同呢？

首先，我們保留星期日作為只與家人共享的日子，而不會與朋友玩樂或看電視。父母是要負責令星期日變得有趣

而快樂。首先，父母不要著重「不應做」之事，而是教導小孩發問和回答：「這樣做適宜嗎？」

這問題使我們想到閱讀、塗色、唱歌、樂器彈奏。這些活動雖則合適，但不能供應整日活動。於是，我們學習轉用另一些方式：幫助一個兒女「寫信」；當一個孩子講個人歷史時，為他抄寫；與每一個兒女面談，只是一起傾談，分享思想與意見。

我們認為寧靜的創作性遊戲完全符合安息日精神。適宜與否往往視乎該項活動所需的準備和善後功夫。我們亦揀選有別於平日跟朋友一起玩的遊戲。例如，在泥地遊戲並不是一種星期日活動，積木和其他建設性的遊戲看來較可採。

這些活動可結合到福音上。閱讀過挪亞方舟或李海的新世界旅程故事，可由每個兒女各自做一樣東西代表故事人物的船。

要幫助兒女喜愛安息日，看來主要有賴我們肯花時間與他們在一起。其他星期日活動肯定亦會花費我們的時間，但這裏花半小時，那裏花半小時，若肯花心思，就可做出很多事。很多家庭認為步行返教會，至少行一段路程，確令孩子抵達後會安靜坐下。我們也特別努力令兒女欣賞主日教會儀式。這裏，我們再次證明適宜的活動是有效的。安靜的玩具和顏色部能有價值地打發年幼兒童的時間，但必須密切監察，以免令周圍的孩子，甚至成人分心。每當找到以福音為題的書籍，我們都很高興，因我們可專用於教會及其他特別時間。孩子很快知道這本書有別於其他書，更盼望他們會把這書和教會及虔敬聯想在一起。

我們感到這種訓練定要盡早開始。一歲至三歲的小孩可能只肯合作一段短時間，於是我們用說話鼓勵這小孩，使他／她感到再長大一些，就能與其餘家人一起坐在會堂參加聚會，是一件很特別的事。

偶然，我們要帶一兩個小孩離開聚會地方。當這樣做時，我們認為幫助孩子像在教堂內一樣安靜坐下，是很重要的。否則，離開聚會就成了頑皮的「酬償」。我們感到用懲罰威嚇會令孩子討厭出席教會，既然他們不想與家人分開，我們就以此來懲罰他們。

當孩子開始可以留在聚會，待聖餐完畢才塗色和玩玩具，我們作父母的，

就要真正努力令這儀式對他們更有意義。我們有幾種方法。

我們鼓勵即使是最年幼的孩子也積極參與歌唱。我們共用一本歌書，讓他們拿着，一面唱，一面指着歌詞和曲譜。在家，我們唱較熟識的聖詩，並教幾首特別的歌（「來吧，神的兒女們」聖詩第16首，及「萬物頌主」聖詩第3首是我們較喜愛的）。當在教會中唱這些歌時，他們會特別有意義。有些父母甚至預先查出每個主日的歌曲，以預備家人來參與。

鼓勵孩子參與聖餐聚會的其他「標準」程序也是有幫助的，例如贊助和解職，尤其領受聖餐有些支會定期在儀式中加併兒童故事，增加兒童對聚會的興趣。

聚會後討論講者的信息是不錯的，但通常不能及時迎合孩子的需求。於是，我們在講道時向孩子的耳朵低聲講解講者的說話大意。（除此，嚴格不准交談）。這時，我們會向孩子所講的經文故事開始聯繫到他們的生活，他們從中發現崇拜儀式對他們有真正價值的東西。他們亦在此時開始培養不再倚靠顏色部及其他分心的活動。

為孩子計劃適當的安息日活動時，必須記着救主對孩子的愛，以及祂說過人必須成為小孩子才能承受天國。救主把小孩那無限的精力、好奇心、熱心僅看為要容忍的性情，抑或是要教養的神聖本性？緊記祂對小孩的看法，我們就可以運用適當的活動、目標、有質素的家庭時間來幫助兒女發掘和分享到安息日的歡樂。 □

斯密芭芭拉：斯 服務的 召喚， 歡欣的時間

祖妮約安

密芭芭拉優雅地來往於教會姊妹

羣中，她與各地婦女互相親切握手，不時擁抱。全世界婦女會一百五十萬名婦女尊她為會長，他們深受斯密芭芭拉的內在尊嚴所吸引是不為奇的。

並非每位婦女都有機會與斯密姊妹接觸，但假如可能的話，她準會邀請所有婦女一齊進餐。

「芭芭拉深深體察和關懷教會的婦女，」她丈夫以一種含蓄的自豪口吻說。斯密道格拉斯首先認識到他太太的才能和力量從何而來：「我們一位兒女說過，你無論何時召喚芭芭拉服務，都該按立選派我們整家人，因為家中所有人都會被召喚做同樣的服務工作。我們所有人都參與芭芭拉的工作。在某方面，全家人——兒女，祖父母、鄰舍、朋友——所有友好全召集來幫助她、支持她、與她一起參與該項服務。我們樂



於參與她的召喚，就正如她曾參與我們各人的召喚一樣。我們是個非常親密的家庭。」

斯密姊妹認為婦女會有如家庭，助長「賞識主的祝福；學習微笑；學習彼此奉獻時間；學習歡享今生短暫的塵世生命。今生應是個服務與歡樂的時間，主的靈應在我們當中。只要我們容納主，主就會這樣做。」

「主時常祝福我，」她回顧道。「我從未有過消極的人生，今生是個美好而愉快的經驗。當然有過困難，但在這種種困難中我感到主愛我和幫助我渡過一切困難。」

她女兒嘉露蓮說：「不管多少工作，永難不到她，事實上，她令我們感到自己也有份參與其中。」

「她和藹可親，」總會婦女會財政秘書米頓鮑格美娜姊妹說。「前來與她見面的人都感受到親切接待。」婦女會第一副會長鮑瑪利安加上她的觀感。「我看過她由於關心別人而遲到出席重要會議。」第二副會長湯瑪斯雪莉說：「她總是很和善的。婦女從她身上找到婦女的形像與力量。」

她從家庭開始做起。「她永不會太忙而忽略家庭，」斯密姊妹女兒莎莉蓮說。在斯密家庭七位子女中，她年紀最輕，已有兩名子女。「當我們成長時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只要我們需要她，她隨時會在我們身旁。假如沒有她經常給我意見和忠告，我不能想像會怎樣。」

另一位女兒麗蓮這樣說：「她真有辨察優美事物的恩賜。小時候，她會帶

我到各處地方，她會跟我談話，令我感到有人需要我，我是重要的。」她對孫兒也愛護備至。

「前天，」麗蓮說，「我問我的孩子（最大有十四歲）對斯密祖母有什麼感覺。他們說：「她肯花時間跟我們在一起。」

對一位總會婦女會會長來說，時間是很寶貴的，因為她確有很多事做。她設法能參加家庭團聚，往聖殿的旅行、孫兒的生日會，並在子女家中吃晚餐。斯密兄弟說：「我們彼此相關。如果家庭有人遇到困難，所有家人就分擔這個困難；如果有人成功，人人都分享這份成功；如果有人接受服務的召喚，只要合宜，合體就分擔這個服務召喚。」

斯密姊妹的丈夫在一間人壽保險公司任總經理近四十年，最近蒙召為教會地區代表。他述說他們夫婦對於彼此支持和贊助有牢不可破的承諾，這個雙方同意的承諾多年來一直實踐。他們結婚以來，夫婦彼此在市政及教會均曾身負重任，但總是互相支持。

斯密兄弟對妻子的婦女會召喚即時作出滿有信心的支持。「甘賓塞會長來到我們家中說：『芭芭拉，我來召喚你擔任教會婦女會會長』。跟着他轉向我說：『道格拉斯，你會支持她這個召喚嗎？』當時，我感到教會會長正給我一項特別召喚，召喚我支持妻子。這是我服務的召喚。我告訴甘會長，芭芭拉在我卅五年的教會服務中一直支持我，我很榮幸能支持她，這正是我一直努力去做的。」

教會大多數婦女均聽過或讀過斯密

姊妹預編的講詞，並察覺到她主持婦女爐邊聚會或向報界發表新聞時所表現友善而認真的態度。她確是位受人敬重的婦女。當她懷着個人堅信衷心向一小羣會衆講話時，人人可感受到她的親切。當她握着你的手，說：「我很高興認識你，」你知道這是她心底的話。在這情境下，你很容易喜愛斯密芭芭拉，而她女兒麗蓮的說話是真的：「她教導我們每到一處就令這地方變得更好。她與人相處亦抱同樣態度。」

斯密姊妹對婦女會及普遍婦女有很深的信念。她以下的觀念涉及世界各地末世聖徒婦女的利益：

重組支聯會婦女會理事會

我們重定支聯會理事會的職責；副會長負責處理婦女會各項工作的資料，會長則負責婦女會姊妹的資料。我們希望藉此鞏固婦女會成員，並促進整個婦女會的工作。理事會成員如今負責主管以前一向由會長處理的多方面工作。每位理事會成員直接處理婦女會的一項範圍：使成員活躍／傳教士，課程／在職，家政／托兒班，領導才能訓練，音樂／康樂，單身成人／進昇，福利，探訪教導／同情服務。一般來說，支會遵照同樣的形式；我們很高興有此方針。越多人參與，反應會越熱烈。

婦女會的潛質

我相信沒有人真正了解到婦女會組織有多偉大。主組織婦女會的目的之一是去幫助我們在獲得知識和智慧在今日的社會行事。這並非僅是學術上的知識

甘賓塞會長來到我們家中說：『芭芭拉，我來召喚你擔任教會婦女會會長。』

，而是憑靈帶領所獲的那種知識。我們只是在開始的階段。我們有好的基礎，因為我們過往有美好而堅強的婦女。今日婦女的重大職責是去獲取知識和資料，得以蒙受天國的祝福。

遵守福音原則

我最希望感染教會婦女的，莫如是令婦女知道學習每項福音原則及在切身環境實踐福音原則的重要性。你們知道，主並沒有分別為未婚和已婚的人而設兩份經文。但單身的人往往會說：「為什麼你們不設立比其他人更適合我們的課程？」可是課程並非單為某些或那些人而設。我們所有人都要遵守這原則，因它適合每一個人。此原則普及世界。可惜，我們卻限制自己的理解力。不要說：「你們為何不為我運用這原則？」應當說：「這原則如何能運用在我身上？」主切望我們學習把祂的原則運用於我們每一樣所行的事上。

如果婦女會使這些姊妹參與，他們的家庭就能鞏固，就能得到所需的穩定。

女青年加入婦女會

我希望女青年認識到婦女會是個多偉大的恩賜。我知道有些女青年過往從未接觸過婦女會，但我希望她們會用時間發掘較年長婦女的深厚力量，並且知道本身能為這組織作很大的貢獻。婦女會自此屬於她們；這並不是一個短暫的指派，而是她們終生的組織，主給她們這個組織去祝福和堅強她們。從婦女會中，她們能學之不盡，而她們也需要盡其所能為婦女會效力。

如果你要問我，在女青年方面，我對領袖會作出什麼忠告，我會敦請領袖

事必立即把責任交託她們。委派她們職位。她們需要學習，她們會有很大的貢獻。我甚至憧憬到我們的女青年會將在

會長團工作、任教師，並在委員會服務。我看到她們成為教會强大姊妹團體中的得力份子。

婦女會與傳道工作

不少傳道部會長、聖職及婦女會領袖告訴我，若非婦女會關注慕道者和新歸信的教友，邀請她們參與，這些人就很容易離開教會，如果婦女會使這些姊妹參與，她們的家庭就能鞏固，能在這段適應期中得到所需的穩定。參加婦女會的，很少會失落。

以家庭為力量之源

家中所行之事成了力量之源；家是一個發揮聖職；標榜正義生活開始實行同情服務、學習與遵行每一個福音原則等的地方。家幫助我們獲取力量去成長和進步，獲取力量遠離邪惡，獲取力量去得到永恒的祝福。

今日世上的邪惡影響

我認為破壞家庭的力量是我們所面對的最大邪惡，這些邪惡的形式不管是離婚、虐待兒童、抑或是道德敗壞、沮喪，都會毀滅家庭，破壞自尊和自我價值。我們定要鞏固家庭，增進家庭力量來阻止這些事情的發生。父母分居或離婚的家庭會毀滅，夫婦用愛心並肩合作的榜樣，而這榜樣正是最大的力量泉源。

聖職和婦女會合作

每個組織都需要明白其他組織在這個神聖教會組織中皆有一定的力量，並

擔當特別的職責和重大目的。各組織必須努力彼此，發揮力量，為所有人促進最大的祝福。例如，要聖職得到成功，婦女會就要真正支持聖職；為聖職領袖祈禱，隨時盡一切所能幫助他們。以同情服務為例，婦女有很大機會發揚同情精神；當她們執行同情工作時，她們就支持了聖職。我希望婦女更積極參與這種工作。

作為「我們姊妹的看守人」

彼此服務的好方法是彼此欣賞，對方的優點，「停止彼此挑剔」（數約88：124）。如果我們肯如此實行，不彼此挑剔，只欣賞對方長處，我們就能幫助每個人變得更好。今日的世界是以「自我」為中心，不斷挑剔，我希望這種態度會改變；希望大家彼此說：「你很特別。」

博愛，基督純正的愛

博愛並非僅是言行，還包括言行的動機。我認為基督幫助我們明白行善的意義；當明白為何要關注別人的需要，伸出愛心之手去援助時，我們就變得超脫。努力實踐博愛就是努力倣法救主。每日努力祝福別人，博愛就開始生根。

為教會姊妹祈禱

你若不能每一日為姊妹祈禱，對她們就說不上有大愛了！我確有祈求主祝福各位姊妹。我祈求她們會團結。我祈求她們明白婦女會隨時幫助她們，她們會把握這些機會。我懇切祈求的，就是她們會彼此相愛。□

婦女會令我不斷歌唱

海碧帕麗莎

我一直喜歡出席婦女會，但從未察覺到這個組織在多方面幫助了我；直至一個沉悶的春天早晨，小女兒說了一句有見地的話才提醒了我。

那天早上，我忽忽洗碟，從廚房窗子往外望，天上佈滿黑雲和紛飛的雪。平日，這種天氣會令我納悶，但那天腦海卻不斷浮現出一首心愛的聖詩，不期然就哼起來。

小女兒從早餐桌喊着說：「今天一定是婦女會日！」

「你怎知道的？」我問。「你見到我讀課程書嗎？」

「不，媽，」她吃吃地笑。「你唱歌！」

「你究竟說什麼？」我問。「我唱歌跟婦女會有什麼關係呢？」

她看到我的反應便慢吞吞地說：「在其他日子，你每早都不開心！」

我承認早上不是我最喜愛的時間，但希望她只是誇張。不過，從她的眼光看來，出席婦女會會令我快樂。於是開始思索自己為何對婦女會那樣熱心。

分享姊妹情誼與服務

在婦女會，我結識到多種朋友，能夠認識到各種年齡的婦女，其中很多跟我有不同的背景、才能、嗜好、政見、主意。關心這些姊妹令我很想為她們及她們的家人服務。

由於婦女會宣稱組織的其中一個目的乃是為人類服務，我對服務的看法肯定改進了。

有一個例子，就在數年前，支會一位兄弟提及他妻子為幾個兒女齊齊患流行性感冒，我大表同情，照例問他是否需要我幫忙。料不到他竟說：「需要，你明晚為我們帶晚餐來。」

第二天，我整日埋怨要費我寶貴時間為他一家人弄晚餐；他身壯力健，大可給家人弄晚餐。最近，有位姊妹施手術後養病，我替她家人煮晚餐，那種快樂的感受與這一次剛剛相反。

在這兩個經驗發生的前後期間，是什麼改變了我的態度？幫助我的，是婦女會同情服務的討論，尤以支會樂於服務的榜樣影響我最大。很多姊妹熱心服務，有時似乎要簽名排隊等機會呢。

婦女會讓我有機會改進個人才能，發掘新才能，甚至學習去做不善長的工

作。例如，最近有人引述楊百翰的一句話，我很贊同：「讓妳給自己的打扮，都是出於自己所做的材料。」（楊百翰講演集第249頁）如今我很滿意能替自己和孩子縫衣服。年青時我卻討厭縫紉，從未曾想過這是我的才能。這種種新技能都是從婦女會示範活動中培養出來的。

我沒有好的歌喉。事實上，十多歲時有位朋友每當跟我在教堂坐在一起時總是不唱歌的，這樣，人人都知道走音的是我，不是她。但在支會中，婦女會確需要我加入小組歌唱，在支聯會準備會演出。那日，在演唱中，我才初次發覺向主獻歌是那樣美妙的。雖然我仍唱得不好，但經婦女會的練習，我嚐受到我可能永無機會嚐受的快樂。

憑其他婦女們分享的經驗，和與孩子之間的計劃得以成功。有位姊妹敘述在經濟不景時期，由於供養家庭，於是全家靠勤勞耕種為生。她就在那些工作時刻以福音故事給孩子取樂、施教。她在晚上閱讀摩門經、聖經、教會歷史故事，第二天再向孩子詳細講述。她所付出的努力使孩子培養出對福音的愛好，同樣幫助他們對工作產生興趣。如今，我們家人在一齊工作中、梳長髮中、旅遊中都講福音故事。

增長靈性

也許有其他團體能令我享有姊妹情誼、婦女情誼、才能、學識；但對我而言，要重新燃起靈性熱情，沒有任何團體可與婦女會媲美。

最初入大學時，我不與家人同住，

以為星期日早上的婦女會只不過為年紀較大的婦女而設。所以不願意參與。可是一年還未結束，每逢在家渡周末時，最懷念的就是出席婦女會所領受到的靈性提昇。我確學習到禁食、祈禱、感受到與主接近，尤其在準備課程之時。

如今當我感到與主不和諧時，我就回想以前那段日子，很安慰想到只要我肯努力，我必可再次與主接近。婦女會憑靈感而組織、計劃及推門的。每週出席有助我遵行神的律法，得到神的幫助。

若干年前與朋友的一席話影響我立志出席婦女會。那時我剛辭去短暫的教學生涯，安於做個家庭主婦。我的朋友問：「如果你不再出外工作，你多年來的教育豈不是白費？」

我的回答不大能令她信服。「我知道你的性格，」她極力說：「你不愛烹飪縫紉。在少年時你從不會像我們一般女孩愛看顧小孩。你專心讀書，愛演出。你是外向的。不出數年，你在家必會很悶。」

我卻有點沾沾自喜的說：「我有婦女會。」

「難道每週一次聚會就能給你一切家庭以外的需要？」她不贊同我的說法。

自此，我發覺在這番傾談中，我們雙方都對。安份在家做主婦比我想像的更難。但我樂於成為婦女會的一員，婦女會促進姊妹情誼、服務意志、鼓勵母職、發展才能、激勵學習、增長靈性。事實上，婦女會令我們不斷歌唱。 □



亞 倫

律魯城陀

男青年研究亞倫的榜樣，就知道要成為一個怎樣的聖職僕人。

大多數年輕的亞倫聖職人員並不知道亞倫和他的弟弟摩西很早時就樹立了聖職領導人的偉大典範。事實上，由於摩西是位先知，他領導以色列人脫離束縛及展開摩西福音期，亞倫的祭司職務往往被這位弟弟的偉績掩蓋。不過，亞倫對神盡忠職守，贏得神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神的一種主要聖職等級。

廿五年前，我開始接受亞倫聖職。自此，我嘗試學習和運用亞倫所善長的聖職領導原則。我認為有十項原則尤其特出：

1. 接受神。亞倫在男孩時代看見弟弟摩西如神蹟般得以生還，在皇族的豪華環境中長大，然後從埃及逃往米甸。亞倫留在奴役中，這個環境足令他很易背叛神及希伯來宗教。然而，他却肯定緊靠向神，記錄雖未提及他爭取見証的經驗，但過了八十歲，「耶和華對亞倫說，你往曠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出埃及記4:27）。亞倫對神的信心令他更有力量接受他與摩西所面對的艱巨挑戰。

最諷刺的，就是最先的挑戰來自他本身的人民。摩西憑主施行神蹟，令人相信他是援救者（出埃及記4:1-9）。有了神蹟，加上亞倫的見証。以色列人終於信服，讓這對兄弟代表他們見法老（出埃及記：4:29-31）。可是法老發怒，更加虐待人民，以色列人遷怒他們，摩西向主懇告內心的痛苦和疑惑（出埃及記5:20-23），但沒有事實顯示他與亞倫的信心有絲毫動搖。

我回顧自己有過信心的考驗。我在印弟安納州布羅明敦市讀中學，非教友同學不斷挑惕我的信仰。當時，唯一的自衛方法就是像摩西和亞倫一樣——更加靠近主。我的推理是，我既不能證明沒有神存在，神必然是存在的。我亦認為神可以並且願意與我溝通。憑這些意念，以及相信確實的見証，我於是懇切祈禱。從這激烈的掙扎中，我對神的存在獲得了自己的見証。

2. 建立品格。亞倫的其中一個特出之處就是他完全接受弟弟為先知。摩西從未經歷過希伯來奴隸的生涯，他在埃及以外的地方居住了四十年。亞倫本可以認為憑自己的年歲與經驗，比摩西更有資格帶領希伯來人出埃及，但他由一開始便接受摩西為主的先知。即使有一次他與姐姐米利暗因妒忌摩西與神的關係，遭神斥責（民數記第12章）；一個器量較小的人也許因而心存仇恨和妒忌，反對先知，但亞倫卻悔改了。

亞倫在這方面面對很多試驗。他可能會知道雅各的兒子約瑟曾預言有位名叫摩西的先見會由國王之女養育（參閱

斯密約瑟靈感版，創世記50:29）。而紀錄卻沒有記載過有關對亞倫的應許或意義深長的教長祝福。在這情況下，他本非常易讓漠不關心和妒忌阻礙他的進步；反之，他不斷改進自己的人生和品格，直至成為偉大的神僕，主的代表。

我回想，當我還是普羅伏第九支會的教師時，我有過些微的矛盾心情。當定額組會長團有空缺時，我感到能勝任這個職位。可是另一位男青年當選了。我並沒有懷疑這位男青年的配稱和才能，只是自問我是否仍未配稱和準備好。我決心努力不斷整頓我的生活，改進自己，好使能準備好接受未來的教會召喚。

末世聖徒應當留意本身的弱點，趁弱點未克服我們之前便要克服它。亞倫在這方面立下了榜樣。

3. 正義地運用職權。在決定驕傲與謙卑之間，聖職人員有雙重的挑戰。既是人，他們會由於是神的兒女而自豪，也會為身為凡人，滿有弱點而謙卑；這兩種自豪與謙卑的感覺必須保持平衡。同樣，聖職人員必須能夠在宣稱聖職權力，運用聖職權力時，不會受誘使而追求更高職位。

亞倫在這方面又樹立了榜樣。從未有跡象顯示他追求弟弟的先知職位，然而他獲賜權力時，卻毫不軟弱和畏縮。神吩咐他替摩西向法老講話，他就照辦。他承担本身的責任，做份內的事工（出埃及記4:30；5:1-4；6:13；7:1-2，6-10，19-20；8:5-6，16-17；10:3；11:10）。

亞倫受託管理西乃山的以色列人時

，他確實不能成功地發揮領導才能。摩西在山上時，人民堅持要亞倫為他們造金牛犢，而亞倫則未能控制羣衆。（出埃及記24：14；32：19—24）。經摩西怒斥，亞倫和利來人到營中把不肯跟從主的人清除（出埃及記32：26—29）。自此，亞倫時常要忍受以色列人的埋怨，卻不再容許他們放肆。

亞倫在西乃山的經驗使我記起在加州奧迪堡擔任軍隊小組隊長的一個類似經驗。

我們那一連兵要為一場特別的檢閱而準備。清潔兵營後，各人到營外清潔他們用具的。連長叫了四位小組領袖入兵營，因營內仍有點工作未做妥。他吩咐我召集部份組員擔任這些工作。我打開窗，呼喚三名組員入營房，「卡靈頓連長要你們入兵營工作！」

一轉身，卡靈頓連長問道：「你怎樣吩咐你的組員？」

「我告訴他們，你要他們入來工作。」

「不，」他說，「我吩咐你叫你的組員入來做工。你知道怎樣做。」根據卡靈頓連長的術語，「你知道怎樣做」是一項命令，即是當場做一百次掌上壓。

當時我很難受和難為情，但幾小時後，我開始明白他的教訓。我是小組領袖，我有權力吩咐他們入兵營工作。可是，我卻用卡靈頓連長的名和權力來驅使組員工作。

從教義和聖約58：26—28中，我們學到不應每事都要被吩咐才去做，而是「由（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很多事

」。我們應運用自由選擇權和勇氣去光大召喚，並非倚賴別人權力的支持或替我們解決問題。

4. 發展才能。亞倫為了光大召喚，向以色列人和法老講話，發展管家職務所需的才能和靈性恩賜。例如，他學習如何接受啓示（出埃及記12：1；利未記10：8；11：1；13：1；民數記18：1），終於在西乃山見到神（出埃及記19：24；24：9—10）。他這樣努力發展才能，甚至一項重要的靈性恩賜亦以他為名——「亞倫的恩賜」。在此福音期，考德里奧利佛獲得了這項恩賜的應許（教約8：6—11）。

亞倫是摩西的代言人，正如摩西是主的先知或代言人一樣。既是摩西與主的發言人，亞倫就有責任傳達主的信息，教導以色列人（利未記10：11；申命記33：10）。許多先知，包括摩西與以諾，均擔心自己的召喚，恐怕無能力正確地傳達信息。先知不僅要明白神的話語，還要向人傳達。亞倫的口才使他能完成這項令人敬畏的職責。

5. 忍受困難。亞倫在職務期間經歷重重失望挫折。他目睹以色列人造金牛犢之邪惡行爲，後來還見到數以千計的人在瘟疫和神的懲罰中喪生（民數記11：14，16）。他也身受個人的悲慘遭遇和失意；他四位兒子中，有兩位被主用火燒滅（利未記10：1—2），他的姐姐受大麻瘋之苦（民數記12：10）。在種種考驗中，他「默默無言」（利未記10：3），並哀求主寬恕他本身的軟弱（民

數記12：11）。有一次，以色列人指責他擅自專權（民數記16：3）；他與摩西遭神責備，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神為聖，當水從磐石流出，沒有跟從特別指示。神亦告訴他不得領以色列人進應許地（民數記20：12—20）。亞倫一生充滿挫折，遲遲才得到酬報。可是他非但沒有軟弱、懊悔，背叛神，反而更加堅強，完成了他的管家職務。

正如他一樣，我們必須學習對神的公正保持信心，過配稱的生活以期待尚未實現的祝福。我記得在德國傳道時有一位很好的男青年，我與同伴曾勤奮地教導他，為他禁食、祈禱。由於其父母不准他洗禮，後來他對教會失去興趣。十三年後，他婚姻破裂，復再尋找教會。一次在芝加哥的業務旅行中，他前往鹽湖城，我為他施洗，快樂萬分。

6. 完成管家職務。亞倫的召喚需要精密準確處理各種獻祭（利未記5—7），尤其是會幕（出埃及記28，39）。

利未記第十章記載了亞倫有兩位兒子誤用管家職權，在會幕的金壇獻上「凡火」，遭主消滅。他們分明飲酒過多，主曾命令亞倫、他的兒子及利未祭司以後世世代代不可在執行事工和教導時飲酒（8—11節）。這兩個兒子雖死，亞倫和其餘兩個兒子被指示不可有哀傷表現，更不可參加葬禮（第6，7節）。他們也被吩咐吃壇上所剩的素獻（第12—15節）。亞倫和兒子一一遵從這些嚴格指示。

今日的亞倫聖職同工學習用準確的程序主理祝福傳遞聖餐、洗禮和種種教

儀。跟當過亞倫聖職人員，後來又是亞倫聖職計劃領袖，我漸領悟到我們必須依照領袖指示，或許未必明白某程序的用意，也要準確地執行神聖教儀。

7. 服務。亞倫為聖職服務奉獻了四十年的時間、才能、精力。他指導的職務主要包括：

- a. 會幕崇拜（利未記24：5—9；出
- b. 辨察（利未記13，14）
- c. 料理會幕的陳設，尤其是約櫃（民數記4：5—20）
- d. 洗身或洗禮（出埃及記40：12；教約84：26—27）
- e. 犧牲和奉獻（利未記6：12；9：15—22；出埃及記29：38—44）
- f. 教導律法和聖約（利未記10：11；申命記33：10）
- g. 料理會幕，包括會幕的搬運（民數記3：5—13，23—27）
- h. 打仗或節日時吹銀號（民數記10：1—8）

這些經文顯示亞倫必多年來為這些事務費盡不少時間勞力。紀錄中未提及亞倫埋怨責任過重、召喚過多，或需要有較多時間去享受其他的事。他終生日以繼夜執行神國事工。

我曾在普羅伏第十三支會當教師定期組顧問，回想我遲疑不願為那十七位教師花更多時間心血，真不好意思。事實上，我家中的人口越來越多，又有新工作和住宅，還有其他事務，但我需要記着我有責任看顧這些男青年。當我認識他們，愛護他們，他們的挑戰與難題

就變成我的了。漸漸，我發覺我服務並非出於責任感，而是愛心與關懷。

亞倫當日主管繁瑣的獻祭系統，而我們今日有許多獻身的機會。我們不應以年老、日常工作、其他事務為藉口，推卻為主服務，幫助主建立神國。我們的服務，斷不會多過教主和天父。

8. 幫助領袖。摩西與亞倫的名字好像形影不離地多次並列於經文內。舊約頭一本書是摩西的寫作，我們可料到亞倫必忠心支持摩西。摩西是當代福音期的領袖及先知，必感到深受亞倫支持，亞倫不僅忠心耿耿的跟隨左右，還盡忠職守。由於亞倫的勤奮，以色列人因而享有完善的宗教計劃。不單以色列人有合適的宗教環境，摩西也得以免除的許多憂慮，而能集中精力處理無法委託他人的職責。

亞倫聖職祭司也要以同樣態度支持主教，就是他們的祭司定額組會長。當祭司光大他們的管家職務，主教就能集中精力處理其他事務。副會長和其他人亦可減輕主教許多憂慮，讓他更能好好地擔當「以色列的法官」，以及支會的靈性顧問。

9. 指導跟隨者。亞倫聖職其中一項重大責任是去教導、警告、勸勉，並「促請所有的人歸向基督」（利未記10：11；申命記33：10；教約20：46—59）。

亞倫把職責教導祭司和利未人，並訓練兒子以利亞撒擔任大祭司的職位。亞倫去世時，新領導權的移交進行順利，沒有發生事故，顯示他早就準備他人繼

續祭司職務。

我曾在一個學生支會擔任主教；我們必須訓練大多數支會教友明白他們的召喚和職責。第一年的大學生有很大熱誠服務，卻往往缺乏達成支會召喚上的知識和經驗。我兩位副主教都是經驗有素的領袖，精明地主理支會計畫及訓練教友如何與人相處，而我就集中關注他們與神的關係。這樣，我們在塵世職責上分工合作地教導所有支會教友。

既是主教會的教友，我們所有人有重大責任以言行教導別人認識福音教義及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價值。在這個世俗和家庭分裂的世代，我們定要忠於本身的價值觀，才可以教導別人以神的兒女身份過生活。

10. 衡量進度。亞倫在生及至去世後，主都承認亞倫的虔誠服務。神令他的杖發芽（民數記17：5—9），又用聖火燒盡他的燔祭來（利未記9：22—24）証實亞倫的聖職權力。神透過摩西把聖職賜予亞倫（利未記8：4—13；教約132：59），並應許亞倫他正義的後代會永遠擁有這職權（出埃及記29：9；民數記18：1；歷代志上23：13；教約68：16—21；教約84：27）。後來，主用亞倫的名字來命名祂的一個聖職等級或序位（教約107：—1—20），表示欣喜亞倫的奉獻服務。

亞倫的榜樣有尊重聖職的優秀表現，他成了後世聖職人員及他們家人的典範。我們應像亞倫一樣表現出能幹真摯的服務。□



聖誕禮物

狄雅頓里尼

有三位實習醫生告訴我，我的健康狀況是可在第二天——聖誕節前一天離院短暫休假，然後再返院治療。我肯定部門主任沙醫生稍後巡房必向我報告這好消息。他終於出現了，來到我的床邊站着，日日如是地照例檢查一番。

「你的情況不錯，不錯。」他很有把握的對我說，然後轉身離開病房，半句也沒有提及我出院過聖誕的事。

我戰戰兢兢的問：「我會明日出院幾天，是嗎？」

他只是蹙蹙灰白的眼眉，表示很驚奇，然後慢慢的回答：「孩子，對不起，至少兩星期內你不能離開。」

他語調雖慈祥，卻堅決肯定。他離開病房時，我躺在床上默默無言。幾日來一直盼望的事成了泡影。我那熱切的希望遭踐踏，粉碎了。

不公平——太不公平了！做了一年多的傳道工作就發生了這件事。我在召喚中一直很快樂，在紐約市教導福音既具挑戰又令人興奮。最長正開始有成績，我們的努力蒙得成功的祝福，而我的身體一直安康無事，直至兩星期前我的右臂突然癱瘓數分鐘，超過兩小時不能講話。沒有人明白其原因，於是送我到

布隆克斯這間醫院檢查。院內人員似乎也沒有人肯定知道我因何會這樣。我偶然聽到醫生交談中提及中風、腫瘤、微候簇等病症。數十次各式的檢驗令我筋疲力盡，身體比我入院時更不適。不公平的，就是我呆在院中浪費時間，而外面有慕道者正等着我教導。最不公平的，就是出了這種莫名其妙的疾病。

我幾乎每晚都打電話給猶他州的親人，使他們知道我平安無恙，毋須掛慮。媽媽希望乘飛機到這裏見我，但我知道他們經濟能力不足，如果她來，反令我更為留院而憂慮。我只好在電話談笑風生的講這個怪病，小心翼翼的裝作若無其事，免家人太擔心。

這間布隆克斯的小醫院以治理各項神經線的毛病而見著，可算是世上最荒涼、毫無生氣的地方。在院只過了一夜，我對這個看法深信無疑。我抱着出院過聖誕的希望來抵受一日復一日，一星期復一星期的苦悶日子。我思索聖誕的歡欣和活動來自慰。

「至少兩星期內你不能離開。」沙醫生的說話留在我的腦海，滿是一種思鄉而無可奈何的感覺。小孩時，幾個月之前便夢想着過聖誕。到了男青年時代，童年時的歡樂只不過部份化成對朋友

、家人、耶穌基督更深的情懷。

我在床上動也不動的想着，至少過了十五分鐘，我才轉動身子伸手僅僅觸收音機，扭開它。這是我入院以來在孤寂病房中唯一娛樂消遣。可是，聽收音機反使我更消沉。我化失望為氣憤；陷入完全的悲哀。我內心感到這種哀愁，並且，我的個性遭裏面敗壞的心緒改變着。

然而，我仍頑固地聽收音機，覺得總好過聽到走廊和廚房的慣常聲音。每個電台都似乎播放聖誕歌曲。快樂的聲音向普世宣告歡騰。歌曲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只有家才是過聖誕的地方。」

我並沒有滿心歡喜，我不能歸家，甚至不能回到紐約這裏的傳教士和教會朋友處。我今年沒有聖誕節。

十二月廿三日慢吞吞地捱過了，然後是十二月廿四日，聖誕前夕。醫院靜悄悄，很多病人獲准回家過聖誕。而我，只有我一人，孤單、渺小，無人注意。

我憂鬱地躺在床上，聽收音機的聖誕歌，思想卻在嘲諷這些歌，渴望這一夜很快渡過。

八點左右，有人敲門，卡沙哥愛德，這位我曾協助教導的新歸信者走入病房。他兩手托滿包裹，面上展露寬顏的笑容。他見了我便高興地說聲「聖誕快樂」，然後放下包裹，熱情地握我的手。

怎也料不到他今晚不與家人一起。今日不單是聖誕前夕，還是猶太教的一個特別家庭時間。愛德因歸信基督及復興福音，已遭受很多家庭壓力。他盡量

陪家人，使他們知道他依舊愛他們，忠於他們。

他與我傾談時，神采飛揚；他親切熱誠，樣子看來比原本廿四歲的年齡還年青。他不斷含笑地談及他的教會工作，他對福音的熱愛，對我們相方的朋友及他家人的關懷愛護。整整幾小時，我們交談、聽收音機播放聖誕歌曲、打開帶來的禮物。一部份禮物是他送的，其餘是其他朋友托他帶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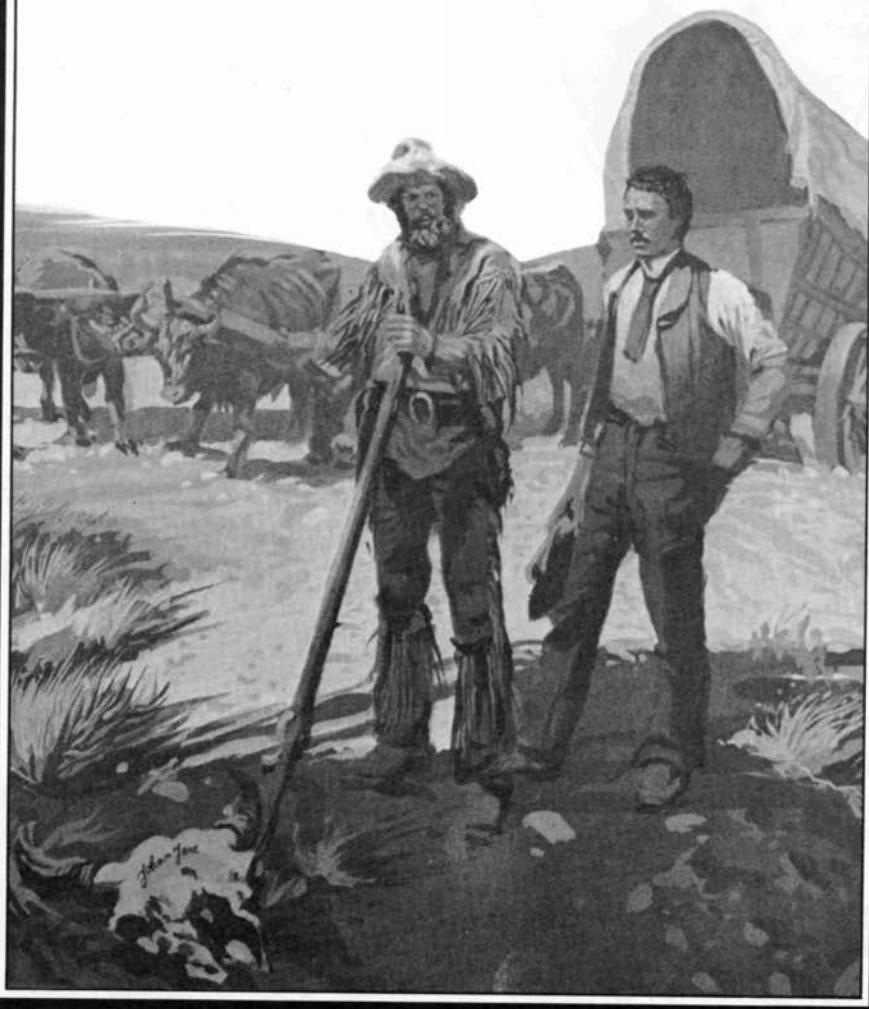
他離開後，我想到他在這個冬夜要多少時乘搭地下火車，有多遠的交通才能歸家。四周望望這個一度是淒冷的房間。禮物紙從廢物籃瀉了出來，一小堆打開了的禮物堆在那張孤單隻影的椅子上，一排紅白的糖果繫在我床的兩邊。不單只那個房，我本身的樣子也必大大改變了。我很感動；他的快樂與神采感染了我的靈魂。我思念的只是暫時的困惑，卻忘記了應當感謝神賜我可永永遠遠享用的豐厚祝福。

這是愛德首次的聖誕前夕，他卻將它獻給我。他真摯仁愛的榜樣正是基督徒真正的表徵。他為我犧牲了一夜——他關心我。他深切認識到聖誕的意義——我卻忽略了。我曾為錯過的歡樂而哀嘆，其實這些歡樂一點也不重要，這些東西本身只不過是表面化和人工化。

在接着的幾小時，我在幽暗中躺着聽電台的聖誕歌，以謙恭的心領悟歌的意義。我想到多年前海外某地方的一個晚上；當夜有個男孩出生，他的一生令我喜悅；我為要來臨的聖誕日氣氛而興奮。我安寧地入睡，感激我兩位兄弟所送的聖誕禮物。 □

年青英國海員歷險記 下集

夏威廉





就在英國海軍服務期間，伍威廉結束了他的少年階段。經歷過克里米亞和中國的戰事，以及乘皇家軍艦渡過三年環遊世界的航海生涯，這名海員樂得返回故鄉，返回泰晤士河河口鄰近的雪比爾島。他放開懷抱，與親人聚舊，五年前，他們當中沒有一個高興他加入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回家兩星期後，威廉尋找當他的教會分會。他的姊妹跟他一起出門，以為他只是去散步。兩人來到西爾涅斯的一個末世聖徒聚會所，地點在「一條骯髒後巷的一個細小閣樓房間。」威廉受到分會會長及以前相識的三幾位教友熱烈歡迎。他們邀請他在聚會中講道，並述說航海經歷。他的姊妹很驚奇，他記寫着：「她很驚奇我仍是一位末世聖徒，且聽到我講道。」

爲了幫補那八十英鎊遣散費，威廉做屠夫的工作。他薪水優厚，他這位馬爾登雇主，正是多年前因他加入末世聖徒教會而開除他的包禮素先生。威廉回到馬爾登，工作了一年左右，就在這期間，他立了兩個急切的目標：移居錫安及「爲自己揀一個妻子」。

1862年初，這位海員邂逅珍迪爾伊利莎白，墮入愛河。伊利莎白芳齡十六，是馬爾登分會會長的女兒。她母親於1853年加入教會，伊利莎白於1854年加入，而她的鐵匠父親在接着的一年加入。同年，珍迪兄弟和威廉都是同一年歸信，在威廉出海服務之前，曾作爲祭司一齊在馬爾登周圍擔任傳教工作。

威廉與伊利莎白訂婚，向巡迴長老利民法蘭士請教移民到錫安的事。利民長老即後來的一位十二使徒，勸告這對未婚夫婦加入他當時組織的移民隊伍。

這對男女到倫敦與其他移民聖徒會合，整團人去利物浦，乘搭教會移民機構特別包辦的舊帆船塔斯葛威廉號。這次航行，是末世聖徒移民團橫渡大西洋有史以來其中最大規模的，乘客有八百，分別來自英國羣島，丹麥及瑞

典。「這是個很有趣的場面，」威廉報導，「聖徒登船，帶了各式綁成一束束的家庭錫器用具，有些頭上托着草席，有些帶了各種各類小包和裝食物的籃子。有人帶舊傢俬……或曾祖父母的舊圖片。」

威廉驚嘆龐大的人羣竟如此快速分成船上各支會，由特別指派的主管長老帶領，很有規律。「我相信 一數目的非教友不能如此有秩序的安定下來，」這位是役海員說。「唯有主的靈可以製造這種和諧氣氛。」1862年5月13日，帆船離開利物浦碼頭。

支會教師被指派照顧每個家庭，利民長老派威廉負責七位移民的福利，包括伊利莎白。這位海員獲取他們的分配物品，安排煮食，執行其他所需的服務。在這個漫長的六星期航行中，風大浪急，很多人暈船，終於在紐約衛城園登岸。移民團接受過健康檢驗後，乘火車前往米蘇里州聖路易。由於美國內戰日益劇烈，「我們的行程時常改變。有一次，我們倉卒地被趕上一架載貨火車。車廂曾載過了骯髒的豬隻，而未經打掃和清理，塵埃飛揚撲鼻，過了幾天還嗅到陣陣豬氣味。」

到了米蘇里河，移民團轉搭一隻小汽船，深夜抵達會議崖附近。乘客攜同行李在黑夜中匆忙上岸。日出之時，疲乏的移民找回四散的行李，就在教會移民主營地聚集。教會移民代表楊約瑟把這團人組成十個、五十個、一百個的團體。威廉是位退役軍人，被任為守衛隊長。

移民團展開準備工作，安排蓬車隊、運載行李、購買和裝備糧食、訓練駕駛牲口隊的人。一切進行之際，營地受到猛烈風暴吹襲，狂風暴雨，雷電交加。牛羣鬆綁，四處奔竄，損失嚴重。在聖徒當中，兩人遭閃電擊死，數人重傷。洪水把溪谷沖陷三公尺深。在風暴中，威廉這位守衛隊長奉命到一個吹塌的營幕協助一位正在生產的姊妹，這母子成了他日後在猶他州終生的朋友。整團人需要兩三日時間清理暴風後的災場，很多物品遭洪流冲走，無法覓回。

有位谷巴兄弟察覺威廉善長駕御牛隻，於是聘用他訓練牛羣一齊工作，然後趕牠們到猶他州。在報酬方面，威廉與伊利莎白獲免費交通。可是過了幾天，僱主宣佈取消錫安之行，要他們幫他在附近耕作。威廉拒絕，於是被下令與伊利莎白離開蓬車，身上沒有水和食糧。

這對束手無策的戀人很幸運，當晚利民長老及歷士查理從西騎馬路過巧遇他們。他們安排伊利莎白以四十元的費用跟一個名叫華德狄的家庭乘蓬車前往猶他州。利民長老卻叫威廉返回佛羅倫斯協助甘塞貨運火車。未婚夫婦無奈只好分開。

「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大的考驗——離開我的未婚妻。但我服從領袖，與我

的戀人物別，把我身上所有的金錢——十先令交給他，跳上馬車離去。我黯然神傷，思前想後的不知後果如何。歷奇看見我落淚，就叫我放開懷抱，有信心，一切會平安無事。」

他頭一晚在營幕惹得所有人大笑不已，多年後仍引以為趣事。原來威廉臨睡前伸手入袋拿他的棉質海員工作褲，殊不知他手執着「鑲了花邊的女裝內衣褲。」同營的人哄堂大笑。他錯拿了愛人的袋當作自己的！也許這位海員比其他人幸運：他的同車隊友整整三個月睡在硬地，而威廉舒服地躺在吊於蓬車輪之間的航海吊床上。遇到雨天，他只需用帆布蓋着身子和吊床。

日子一天天過去，沿路景色和旅程變得越來越厭倦。到了懷俄明州煙窗石，有些牛患病喪生，迫使隊伍減低速度。威廉開始想到永難抵達猶他州與伊利莎白重聚。

終

於在一個十月的星期六，威廉的隊伍從鹽湖城的山上走落，赫然看見大鹽湖日落美景，一個建了幢幢屋宇的城市展露在他們眼底。他們走近城市，鄰近木屋有位居民向威廉呼叫揮手。原來是華德狄姊妹，伊利莎白跟她一起去猶他州的那位姊妹！威廉趕上前，可是他的希望即粉碎了。她告訴他，伊利莎白已變心，打算跟一位多妻的本地人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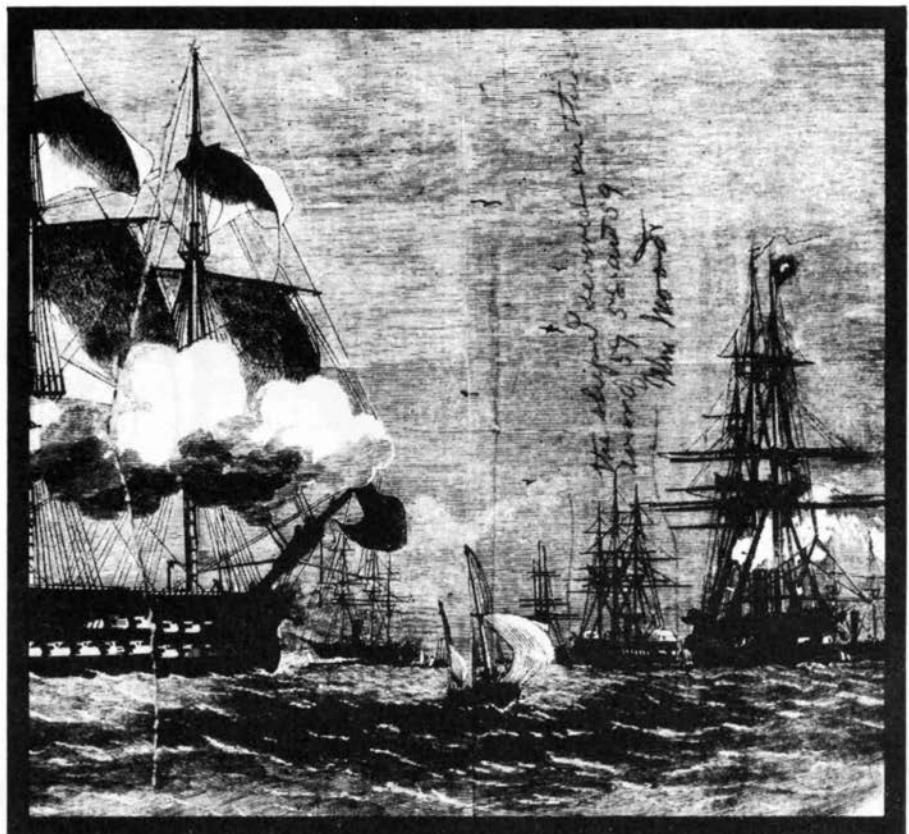
「這有如晴天霹靂，」他回憶道。這個年青人痛心地與隊伍繼續前往谷地，當晚再回到華德狄的家中。這婦人極力游說威廉聚她的女兒，他卻沒有興趣。「我已決定娶我『少年的情人』」他說。

從馬爾登來的朋友聚居在聖達維爾，於是在接着的那個星期，威廉徒步走十九公里去覓尋他們。他抵達時已是晚間，「我歡欣不已，看見我的心愛人躺睡在一個自製的睡椅上，雖然幾乎衣衫破爛不堪，但看起來仍然很好。」她醒了，快樂得無法形容。伊利莎白解釋那個華德狄婦人企圖要她嫁她的兒子，見不能成事，於是趕走伊利莎白直至她還清那四十元才肯交回她所有衣物。那婦人又偽造伊利莎白對威廉移情別戀的故事，希望這位海員會娶她的女兒。

威廉回到鹽湖城，駕載他的貨運隊到斯碧維爾取三個月的薪金。然後他再返鹽湖，償還四十元債項，收回他與伊利莎白的衣物，再回到聖達維爾。兩星期後，這對未婚夫婦結婚了。

這對年青夫婦辛勤工作，購置了一間很好的磚屋，並在鹽湖經營肉類，生意滔滔，足能支付伊利莎白一家於1867年移民。可是到了第二年，威廉家庭放棄家園和生意，到亞里桑那州擔任艱難的開拓殖民地任務。四年後，他們回來，一貧如洗，棲身在山邊一個貧民窟的洞穴中，隨時看到以前的那間屋。

1880年威廉再次放下他興隆的生意及兒女漸多的家庭，回祖國傳道。在傳道的末期，他記錄說：



「我向親人、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傳福音，雖然沒有一個親人肯相信，但他們不得不承認他們無法推翻這個教義，他們今日感到我並非他們廿七年前所判斷的一樣。那時我還是個小孩……我所有親人都格外善待我，對當時探訪他們的長老亦如是。我知道神必為此而祝福他們。」

傳 道歸家六年後，他四十二歲的愛妻伊利莎白產下第十三名嬰孩，可是不到幾天，母子一齊去世。威廉後來再娶，他一家人繼續到加拿大發展，在大牧場及肉類罐頭界中享有名聲。威廉的兒子愛德華多年來擔任支聯會會長及亞伯達聖殿會長。

於去世的前一年，威廉寫下他動人的一生，希望他歸信、航海，作先驅及傳道的榜樣會教導教會青年「如果蒙召要離鄉傳播福音……千萬不要屈服於放縱和不道德的誘惑。時常祈禱，無論蒙神的僕人召喚去傳福音抑或受戰爭恐懼所包圍……永不要忘記向永恒之父獻上默禱。祂不會忘記你的。」 □



先知的聖誕回憶



在十二月裏，我們正在慶祝救主的誕生，原來先知斯密約瑟也是在十二月出生的——1805年12月23日。讓我們從斯密約瑟的日記看看他當了先知及教會會長後，有幾次如何過聖誕：

1835年 今天是聖誕日，整日在家陪伴家人；等了許久才有這個難得的享受。

1938年 弟弟黨卡羅和表兄弟斯密喬治歸來（從肯塔基州和因納西州傳道回鄉），全程2415公里——步行1450公里，其餘路程乘搭汽船及其他交通。他們到過幾個分會。將到家時，遭暴徒認出和追捕，被迫在兩日兩夜裏趕160公里旅程。他們只有些少食物充飢，在兩夜裏幾乎

1841年

冷僵。

在聖誕日晚上，楊百翰、金鮑賀博、浦瑞特奧申、伍惠福、泰來約翰各夫婦及李察威拉在金鮑海倫家歡聚。晚餐後，金鮑先生把他納府西邊的地分配給每一位十二使徒。

1843年

今早一時左右，有位英國姊妹一家人唱出「世人醒覺」等歌，把我從夢中喚醒，靈魂充滿一陣陣歡樂。我整家人和那些在我家寄居的人都醒來聽這首夜曲。我不禁感謝天父讓我得到他們到來，並奉主的名祝福他們……兩點鐘，約有五十對夫婦坐在我餐桌吃餐。 □

遠

在1846年，在納府的地方，爸爸所造的薺菜是一帶最好的，連幾乎樣樣事都愛爭辯的鄰舍，都一致讚賞。每嗅到薺菜，我就記起爸爸與伊利諾州的故居。

槍殺爆發時，我們的穀倉被燒，爸爸召集我們在一起；他用鎮定安慰的說話叫我們記着天父會帶領我們，保護我

們。我們背後的火光在夜裏照着我們逃命。

那夜，我們一家與其他聖徒背着盡可能帶走的東西，一齊步行。到達數百公里以外的愛阿華州會議崖，大家都非常疲勞，卻仍然很振奮。不過，很多人由於糧食不足而開始身體不適。

爸爸被召加入摩門兵團。經過一夜

薺菜聖誕餐



施爾德



祈禱，以及第二天跳舞娛樂，這兵團踏着步伐離開了。

接着多個月的日子十分艱苦。媽媽、小艾美、露芙、我，在一些有愛心的朋友幫助下，勉強渡過1.6公里寬的米蘇里河，來到內布拉斯加州的冬季營。我們遷進一間泥地草頂的屋子，這屋子跟我們以前那間美麗的白農莊屋相差太遠了。

那裏的糧食不足，每日又要多小時勞動，加上爸爸不在家，這很易令人沮喪。可是當媽媽疲乏的望着我，向我微笑時，我們便雙雙裂嘴笑，說：「春天向西進發！」媽媽就引述爸爸喜愛的經文，不久，全家人就唱起聖詩來。

有一天，我出去打獵。我圍繞一座破舊荒廢的堡壘追蹤野獸足跡，驟然看見一叢野草。我停了腳步，彎下身，拔起一顆大薺菜。我緊搾菜根，刺眼的辣味直撲鼻子。一想起爸爸在遠方，我忍着眼淚，喃喃自語：「該死的薺菜！」

我跪下祈禱，「請求神看顧爸爸，幫助我們很快一家團聚。請你祝福媽媽，她的身體看來一日比一日差。請祢幫助我，使我能帶領家人安全抵達西部。」

我盡我所能帶走所收集的薺菜，先把第一批帶回家。

媽在路上幫助一位患毒血症的鄰舍婦人，我先回家，照爸爸一樣，把薺根磨成粉。

媽踏入屋，嗅到濃濃熟識的氣味，臉露興奮的神色。她滿懷希望的向四周望，只望剎那間爸爸會神奇地歸到家中。跟着，她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就坐在粗陋的床上痛哭。

那晚沒有人吃薺菜，它使我們太懷念爸爸了。晚餐時大家很小說話，女孩們不明白為什麼媽媽抹眼淚。

第二天早上醒來，媽媽已把所有薺



菜封藏在各個瓦罐內。我們決定等爸爸回來才吃。

秋去冬來，刺骨寒風吹到河岸。雪花未等我們修好屋的裂縫便飄落。疾病和發燒延蔓整個冬季營。到了春天，山邊多了六百個新墳，大多數是死去的小孩。

我們以野生獵物及乾漿果做食物，還有其他聖徒分給我們的麥、牛奶，間中也有鷄蛋。由於抵達冬季營時已是季末，所以沒有菜蔬植物。當時沒有人料到，由於缺乏菜蔬，加上環境惡劣，很多人患上瘧疾和毒血症。

雪積成一堆堆、飄散，然後吹走了。氣溫降至攝氏零下十八度。日間，我們有安慰，互相令大家快樂。在病患中，很多人喪失孩子和親人。人人時常祈禱，深深感受靈的同在，而當我們一同唱出「……一切好」（聖詩第八首聖徒齊來），我們知道一切都會平安無事。

晚上難捱。媽媽、兩個妹妹、我一齊跪下祈禱，然後在床上貼靠一起。每晚，我從柔柔的乾草床墊醒過來，聽到媽的氣喘聲，就祈禱，願一家總能在春天西遷。

自秋天開始，人人都談及聖誕節，好像這節日象徵了掙扎的結束。「如果能渡過聖誕，」他們說，「一切都會好！」可是就在聖誕的前一兩天，媽病得很重，很弱，簡直不能起床。

媽答應我們會捐出能力所及的食物，使所有人一齊吃個「正式」的聖誕餐。她擔心不能幫手煮餐。

雖有祈禱，我卻越來越心灰意冷。多月來未能接到爸爸的消息。很多朋友

都病了，山上墳墓每日增加。我心寒慄恐怕媽死了，爸爸卻一點也不知道。

聖誕前夕，我行出去在淒涼的冰地上跪下。風在頭頂上吹着，黑樹枝互相碰撞，發出尖銳的啪啪聲。冰凍的淚水滾落臉頰。

「還要祈禱多少次才行呢？」我在苦楚中發問。突然，我感到慚愧。我記起很久前那晚在烈火包圍中爸爸的那番話。我謙卑下來，祈求更大的信心。

聖誕那天氣清晰明朗。聖誕後，聖誕餐擺放在長枱上，充滿節日氣氛，香味撲鼻。媽與我很難過，因為我們是唯一沒有捐獻任何食物的。忽然，我想起一罐罐的薺菜，就低聲跟媽說，然後從後面悄悄離開，飛奔回家取薺菜。

我回來，人人都興奮。我返家時，有位叫尹度海金的人帶來一包兵團士兵的信。媽有三封，信中充滿愛心、希望、祝福。

多歡樂的一餐！可能你從未吃過加上薺菜的聖誕火雞，但很美味。我與媽吃時，感到爸爸與我們很接近。

「孩子，請問你，」尹度兄弟說，「罐內的是什麼東西？」

「是薺菜。我親手做的，當然比不上爸爸所造的那樣好吃。」

「啊，原來是這樣有趣的，」他說。「你吃薺菜，真好，有些人定要說：薺菜是最好的毒血症藥方。」

「讓人都吃吧！」有人大聲呼喊。

「有爸爸的來信和薺菜慶祝聖誕！」媽媽笑着說。

「是啊，」我低聲輕笑。「春天向西進發！」我倆高聲呼叫。□

在

聖祖安學校，安東尼奧與所有二年級的學生圍攏站在遊樂場的一角。這班孩子一面談，一面吃吃的笑；安東尼奧很興奮。

麗姐伸一隻手指貼着口唇，說：「安靜點，」「不要讓露瑪小姐聽到。」

「對，我們要計劃，」愛特雅度說。

「什麼計劃？」安東尼奧問。

「露瑪小姐的聖誕禮物。我們要令她驚奇，」麗姐回答。

「讓我們送她一份大禮物，」柏比奧建議。

「我們沒有錢，」愛特雅度提醒他。

「我姊姊可以做個大蛋糕，」伊莎寶建議。「她在餅店工作的。」

「那未就讓我們每人帶一支蠟燭回來！」柏比奧說。「露瑪小姐的蛋糕將有很多蠟燭。」

「我會帶紅色的，」麗姐說。

「我會帶綠色，」愛特雅度說。

其他孩子紛紛講出自己要帶的蠟燭顏色。只有安東尼奧不作聲。他家裏沒有蠟燭，又沒有錢買。他很難過。露瑪小姐是位慈祥的老師，他愛她。

安東尼奧的 蠟燭

鍾絲維珍尼亞



安東尼奧悄悄離開這班同學。他不想告訴大家他不能為露瑪小姐的聖誕蛋糕帶蠟燭。他拖着腳步，沿那條沙漠小路回家。他滿懷心事，竟看不到那有角的細小蟾蜍或蜥蜴跑到大石底躲起來，也看不見開花的鼠尾草和盛放的鱗鳳蘭。

整晚，安東尼奧一聲不响，媽媽就問：「安東尼奧，你必然有困難了。」

安東尼奧沒有回答，只是很難過的樣子。

早上，安東尼奧拿起午餐，與媽媽道別。可是，他不想返學。

沒有蠟燭送給露瑪小姐！他在沉思。或者，我可以整日到外面的沙漠去。他向四周望，想找個地方坐下，發現鱗鳳蘭開了大大的花。他想，這些花真美麗。他想了一個主意。

安東尼奧摘了一大枝花莖，上面開了朵朵可愛的白花。他小心地帶返學校。回到學校，小朋友已在班房了。安東尼奧從門探頭望見那大蛋糕插了男女女孩所帶的彩色蠟燭。巧恰這時麗姐看見他。

「安東尼奧，你的蠟燭在那兒？」

「這裏，」他說着，伸出那大枝開滿白花的鱗鳳蘭。他為這份禮物感到很慚愧，恨不得躲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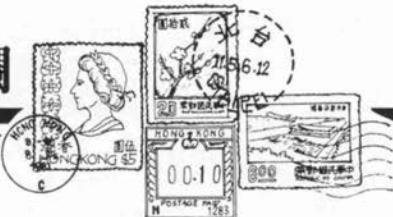
全班都靜下來。露瑪小姐望着安東尼奧和那枝花。「安東尼奧，這是一支美麗的蠟燭！」她讚美着說。「鱗鳳蘭有時又稱為主的蠟燭。」她從那隻伸高的小手接過那枝白花盛開的花莖。

小朋友鼓掌。「真是個好主意，安東尼奧，」伊莎寶說。

安東尼奧快樂地微笑，因為他看見露瑪小姐手拿着他的蠟燭——主的蠟燭，站在那兒，看起來真漂亮。 □



本地專欄



弦·八一 港島支聯會 西環支會



甘棠第的文化廳，在八月三十一日晚，擠滿了慕道者、教友及一羣熱愛歌唱的年青之兄弟姊妹……究竟發生什麼大事呢？——STRING 81弦·八一之夜，就在這晚舉行。

此盛會由西環支會主辦，並邀請港島各支會聯合參予演出。目的是聯誼慕道者和新教友。大會首先免費贈送精美之「十三信條咁」予各出席者。當晚更邀請了著名音樂教師丘天虎老師出席聚會。

為了增強觀眾之興趣，於是大會設立了一項「最受歡迎獎」使氣氛更為緊湊和熱鬧。各支會代表更施展渾身解數，以娛足觀眾。還有從九龍支聯會邀請的家庭合唱團The Gingers，足以比美我們The Osmond Family.。嘉賓表演如梁志强兄弟，楊煒秋兄弟（人數太多不能盡錄）等，歌聲優美峯迴路轉，新舊的中英文歌曲擊起聽眾的和鳴。



投票選舉最受歡迎表演時，你我交頭接耳，氣氛融洽；期間更加插由吳唐仕林姊妹作示範表演，最後投票結果，梁志强兄弟以Rainbow Connection 及大地恩情勇奪「最受歡迎獎」，經馬臻成會長頒獎後。大會便告「完結」。但這項有意義的聯誼工作永遠是沒有「完結」。□

手工藝展覽
香港九龍支聯會女青年



九月十日星期四晚，在支聯會中心的文化廳，九龍各支分會的女青年們早已佈置好自己的攤位，緊張地等待比賽的開始。因當晚乃是女青年的「手工藝之夜」的比賽日子。她們小心翼翼地將作品佈置於攤位之上。除了手工藝品之外，更有一些色香味全的食物參賽，這都是作為比賽的一部份。看見她們的手工各有特色與及其精巧的製作，不得不承認她們確下了一番苦工及運用了天父賜給她的才能。

在大會主持凌慧兒姊妹宣佈清場並讓評判能專心評選各項作品時，各兄弟姊妹都捨不得離開會場，還不時在門口窺探評判的情況；大會邀請了黃東生兄弟，郭何慧仙姊妹及賴陳綺文姊妹為當晚的評判。

上圖：尖沙咀支會之展品「天鵝」與「水魚」

左圖：獲得季軍之調景嶺分會的男女青年正「埋頭苦幹」地工作

經過了他們審慎評選後，各兄弟姊妹都回到會場等候宣佈結果。在計分期間，大會更安排了一套關於介紹台灣故宮博物館內展品的電影供大家欣賞，使各年青人都獲得更多關於中國的文化知識。

放映完畢，大會宣佈參賽者的結果，終於由尖沙咀支會、九龍城支會及調景嶺分會分別獲得冠亞季軍，由九龍支聯會陳劍明副會長主持頒獎。大會更選出調景嶺分會的群體創作送予總會，九龍城支會之文化藝術則送予支聯會及尖沙咀之手工則送予女青年之高級諮詢委員，最後當然是到了品嘗參賽隊伍的精美食品的時間啦！

□

葡萄牙第一個支聯會氣勢如虹 教友人數千八名

六月十日，在傳教士首次開始在伊伯利亞半島傳道六年半多一點後，葡萄牙就成立了第一個支聯會—葡萄牙理斯本支聯會。

新支聯會擁有五個支會及五個分會；其下一千零四名教友中，超過一百六十名是麥基洗德聖職持有人。

一九七四年，傳教士首次獲准到葡萄牙傳道，一九七五年，十二使徒議會的孟蓀多馬長老奉獻該國為傳播福音之地。自此以後，歸信者就源源不斷的遞增，教會發展神速。

□



圖一：冠軍攤位尖沙咀支會

圖二：亞軍攤位九龍城支會

圖三：西貢分會之攤位

圖四：牛頭角支會之攤位擺設



台北支聯會女青年舉辦 “母女座談會”

由於社會迅速的進步，物質的追求，使不少的父母為了生活家計，整日奔波在外，或者因二者社會背景的差異，造成了父母為了子女間所謂代溝的問題，這問題現已成為社會大眾所關心，尤以身為末世聖徒的我們對這影響家庭重大的問題，更是產生莫大的關切，為此，支聯會女青年在母親節前夕特舉辦一項母女座談會，來探討現今社會對貞潔的價值觀、墮胎及父母與子女間溝通的問題。

五月九日下午近三時，天空突然下起傾盆大雨，雖然如此，並未阻礙女青年們和媽媽們來參加這次的座談會，三時正，聚會開始，由支聯會女青年會長林黃妙珍姐妹領會，聚會中林黃妙珍姐妹介紹了有關這次座談會的宗旨，接著支聯會女青年的聖職顧問黃錫華諮詢帶來了支聯會會長團的問候與關懷，之後，邀請到支聯會婦女會母親教育教師周兆蘭姐妹為我們演講，內容是有關母女之間溝通的問題，以及支聯會婦女會會長陳林淑良姐妹講解有關貞潔的重要性，陳林姐妹對貞潔在現今社會中所佔的

分量逐漸式微，非常痛心，她勸告女青年們應以耶穌基督的福音為護身盔甲，對神從古至今賜給我們的貞潔律法予以服從，那末在末日審判來臨時我們將可純潔無瑕的站在主的面前。

當她們二位演講完後，我們邀請到第二支會及基隆支會的女青年們獻上二首歌頌母親的曲子，在座的媽媽們皆感動不已，獻詩完後由支聯會婦女會音樂指導胡余秀美姐妹講解母親們對子女的期望，之後，有一個幻燈片介紹——非常活潑——，談論有關墮胎的嚴重問題，幻燈片中甘賓塞會長針對此問題給我許多的忠告，幻燈片完後是新店分會帶來的音樂節目，接著，全體與會者一起來討論有關今天所談論到的一些問題，媽媽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使女青年們得到了不少解決她們心中所困惑的問題，在這討論之後，這次的座談會便圓滿的結束，這次來參加的人數近百人，我們也由衷希望下次的母女座談會能夠邀請更多的青年及母親們來參加，藉著彼此的溝通，讓家庭能夠更加和諧，來達到使我們的家像天國一樣的目標□



末世聖徒合唱團 的巡迴演出

末世聖徒合唱團於一九八一年二月成立，團員共六十二人，全部均為年輕的末世聖徒。教會的香港台灣地區代表戴國源長老委派張迺強兄弟為合唱團主席，指揮為揚伯翰大學夏威夷分校Showc ase Hawaii成員郭文玉姊妹，伴奏為來自美國猶他州之簡·桃麗芙姊妹，並邀請香港管弦樂團美籍低音大提琴手麥克·史提芬遜兄弟為合唱團編曲。

合唱團成立之目的有二：

- 一、將基督降生之喜訊藉音樂為媒介與大眾分享。
- 二、藉訓練及推廣音樂活動以提高青

年人之歌唱技巧、音樂知識和修養。

為實踐上述目的，指揮郭文玉姊妹悉力以赴，帶領團員積極練習。於本年八月初，合唱團初試啼聲，假座何文田支聯會中心文化廳舉辦「輕歌妙韻」音樂晚會，出席者異常踴躍，反應熱烈。華僑日報副刊評曰：「…比較本港一些著名的詩歌班和合唱團也不覺得遜色……。」是次經驗後，合唱團努力不懈加緊練習以準備十二月份在香港及澳門地區之演出。除選唱一般聖誕詩歌外，更加添各國聖誕民謡流行曲，配上舞蹈及樂器演奏，使整個節目顯得更為充實，活潑和多彩多姿，將聖誕之靈性和歡樂與香港

及澳門地區的居民分享，演出日期及地點如後：

| 日期 | 地點 | 時間 | 票價 |
|--------|---------|----------|------------|
| 十二月十五日 | 荃灣大會堂 | 8:00p.m. | 10, 15, 20 |
| 十二月十八日 | 澳門公教大會堂 | 8:00p.m. | 5, 10 |
| 十二月二十日 | 何文田中心 | 7:30p.m. | 免費 |

十二月二十日於何文田中心的演出將以爐邊聚會的形式舉行。除上述演出外，合唱團也將應邀往啟德難民營及美麗華酒店，作私人性演出。 □



各位親愛的兄弟姊妹：

沒有權利要你們分擔憂傷、愁苦，但卻有義務與你們分享歡欣與喜悅！是的，真正的快樂、永恆的快樂——永恆的婚姻。不要回想準備接受聖殿婚姻時的種種考驗與試探，只要回憶在聖殿中所受的慈愛與恩典，總覺得縱使受了萬般挫折與抑鬱，亦絕不徒然。

相信這種感覺，我們每一位都可以有機會領會到的，就讓我們一齊去爭取這永恆的喜樂吧！

東京聖殿雖小，但可愛可親，就像我們的家，在當中感到無限的溫暖與愛，我們見證這是神的家——優美、脫俗、典雅。見證神是愛，天父與子耶穌基督確實活着，聖殿的主人是祂，並且已開了雙手，歡迎我們進去，享受那甜在心頭的快樂，絕不虛假。

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黃繼堯兄弟
黃區士玲姊妹

